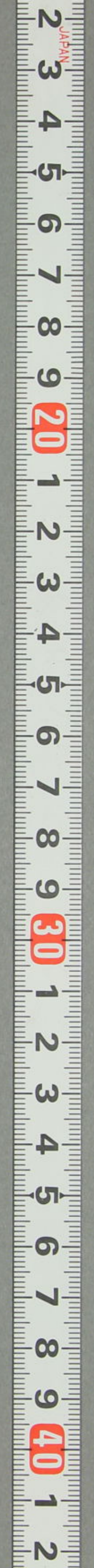


文選

和 16
A05
20



和
門
號 505
卷 20

六臣註文選卷第四十五

明治三十七年
九月二十六日
購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李善 呂延濟 劉良 呂向註
張銑 李周翰

對問

對楚王問

宋玉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

衆庶不譽之甚也善曰遺行可遺棄之行也韓詩外傳子路謂孔子曰夫子

尚有遺行乎奚居之隱向曰先生謂宋玉也王問宋玉不有遺失之行於國中之人乎何爲

衆庶百姓不談先生聲譽宋玉對曰唯銑曰唯敬然有之良

然亦有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

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

人其為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

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善有數十人五臣有

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

而已五臣無而已字翰曰下里巴人是有五臣

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鯤善曰

曰聞諸夫子曰羽蟲之精者曰鳳鱗蟲之精者

曰龍淮南子曰孟春之月其蟲鱗許慎曰鱗龍

之屬也濟曰鳳鳥之長鯤魚之長鳳皇上擊九千里絕雲霓

蒼天五臣有足翱翔乎杳冥之上向曰杳冥夫

蕃薶之鷄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銑曰蕃薶

鷄小鳥也言栖於蕃薶之上豈能料計天地之

高遠哉言其不知也王自喻高才人安能知之

乃肯輒自為聲譽鯢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鬻巨於碣石

善曰爾雅曰河出崑崙崑墟色白郭璞曰墟山下

基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碣石海畔山良曰崑

嶺山黃河之源出焉墟山根也暮宿於孟諸夫尺

澤之鯢倪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善曰尺澤

良曰孟諸大澤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鯢善作

名鯢小魚名

良曰孟諸大澤

也士亦有之翰曰言亦有才不可識知者夫聖人瑰古意琦

臣行超然獨處向曰瑰大世善作俗之民又安

知臣之所為哉向曰王自言其才俗人所不知

設論

答客難

東方曼倩善曰漢書曰朔上書陳農戰強國之計推意放蕩終不見

用因著論設客難已用位卑以自慰喻銑曰漢書云東方朔字曼倩平

原厭次人也武帝時舉賢良方正之士待以不次之位朔乃上書自云其

才上偉之也

客難東方朔翰曰朔上書陳農戰疆國之計終不見用又以位卑故假為客難以

答曰蘇秦張儀壹五臣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

相之位澤及後世翰曰當遇也良曰都居也今子大夫向曰謂

脩先王之術暮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

不可勝記五臣著於竹帛脣腐齒落服膺而不

可釋好學樂道之五臣效明白甚矣善曰禮記曰回之為

人也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翰曰言張儀蘇秦一遇而為卿相而朔好學樂道位

日卑微是好學之無效明白甚矣自以為智能海內無雙則可

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

又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

有遺行邪善作也善曰史詔韓信曰臣事項

客意者以朔有才而位同胞浦包之徒無所容居

其故何也善曰蘇林曰音胞胎之胎言親兄弟

祿薄兄弟亦無所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

之曰是故非子之所能備五臣有也濟曰彼

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

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擒以兵并為

十二國未有雌雄善曰孟子謂充虞曰彼一時

之衰也厲王擾亂天下諸侯力政人欲獨行以

相兼張晏曰周千八百國在者十二謂魯衛齊

宋楚鄭燕趙韓魏秦中山春秋孔演圖曰天運

三百歲雌雄代起翰曰謂爭疆弱未定也

得士者疆失士者亡故說去得行焉善曰孔叢

曾子曰今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

輔翼此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良曰

士謂賢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廩倉善作倉

曰蔡邕月令章句曰廩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

不然聖帝流德善作天下震懼向曰懼諸侯賓

服威振四夷善無威振連四海之外以為帶安

於覆盂善曰韓詩外傳曰君子之居也晏如覆

杆盂與杆同音于翰曰言連如衣帶

也孟器也言天下無事人天下平均善作合為

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與不肖何以異哉

善曰列子曰楊朱見梁惠王言治天下猶運之掌禮記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向曰言天下易治國家所舉動事如運於手掌之內亦何用賢人也故不異於不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

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銑

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

下良曰抗舉也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雖欲盡節

效情安知前後濟曰言皇德自行故不藉盡節效情者也安知前後謂無所用

也其才夫五臣無天字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

馳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困於衣

食或失門戶善曰文子曰羣臣輻湊言上書忤旨或被誅戮翰曰言士人盡力

以慕天子之德欲效精誠區區之於下困於衣食或至失道路者門戶謂道路也使蘇

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

望侍郎乎善曰應劭漢書注曰掌故百石吏主故事者向曰掌故卑吏也傳

曰天下無害蓄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

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五臣作殊字善曰

韓子曰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故曰時異則事異雖然安可

以不務修身乎哉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

鳴九臯聲聞于天善曰毛詩小雅文也毛萇曰有諸中必見於外也銑曰

臯澤也言人好學脩身聲譽聞於天下亦如鼓鐘于宮中而聲出於外鶴鳴於澤而聲聞于天

也苟能脩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

二乃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音稅濟曰用文說策也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

夜孳孳茲脩學敏行而不敢怠也善曰說苑鄒

太公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舜之徒也翰曰孳孳敬懼貌

譬若鶴鶴飛且鳴矣善曰毛詩曰題彼鶴

鳥載飛載鳴毛萇曰

題視也向曰鶴鶴鳥飛則必鳴行則搖尾不能自捨亦如人孳孳脩身而不懈怠也傳

曰天不為人之惡鳥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之

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為五臣小人之匈匈而

易其行銑曰匈匈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

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良曰道行也言君子行善事乃

是其常而小人則自矜夸爭計其功也詩曰禮義之不愆何恤人

之言善曰皆孫卿子文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

則無徒翰曰水至清魚無所隱人至明察人冕

而前旒所以蔽明上黻斗纁五臣充作蔽耳所以塞

聰善曰皆大戴禮孔子之辭也薛綜東京賦注

曰戴纁以黃縣為丸懸冠兩邊當耳不欲聞

不急之言也向曰冕冠也旒冠前垂者以蔽

目前之明察視不見下人小過也對黃王以縣

裹之於冠兩邊以塞耳所以明有所不見聰有

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

善曰論語曰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

赦小過舉賢才尚書曰與人弗求備檢身若不及

及人蓋收其片善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曰良

枉曲也言曲者申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優柔曰

寬容使自揆而度之使自索之禮孔子之辭

也家語亦同王肅曰雖當直枉從容使自得也

優寬和柔之使自求其宜也揆度其法以開邊

之使自索得也趙岐孟子注曰使自得其本善

性也翰曰揆度其本性所為使不相奪倫各

自求其分也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

得之則敏且廣矣向曰欲使其自得所宜者則

必其有逸志而才有疾速且廣

大其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五臣無時雖

事也無徒廓然獨居貌廓空也上觀許由下察接輿

良曰許由接輿並隱者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善曰史記曰

稽范蠡令卑辭厚禮以遺吳後欲伐吳勾踐復

問蠡蠡曰可矣遂滅之齊曰伍子胥吳賢臣

也盡忠於吳王而見殺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

其宜也子何疑於予哉翰曰國家昏亂忠臣用

焉今雖有賢人且屬於

屬於

天下和平而百姓皆與義相扶是故賢人無用於時少其匹偶徒侶者其固宜也客何疑於我而有難

說也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漢用無善

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

時者五臣無也子又何怪之邪善曰史記曰樂毅去趙適魏聞

燕昭王好賢樂毅為魏昭王使於燕燕時以禮待之遂委質為臣下又曰秦卒用李斯計謀競并天下以斯為丞相漢書酈食其謂上曰臣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蕃上曰善乃說齊齊王田廣以為然迺罷歷下守戰之備向曰燕昭王用樂毅而破齊秦始皇用李斯并六國漢酈王食其說齊下七十餘城如流言易也如環謂諸侯從其言如環之繞指也子謂客也語曰

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筵撞鐘豈能通

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五臣有哉善曰莊

牟謂公孫龍曰乃規規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窺天用錐指地不亦小乎說苑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曰先生事七十君無

明君乎孔子不對何謂賢邪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鐘撞之以筵豈能發其音聲哉銑曰管竹

管也蠡蚌蛤也測量也筵小木枝也撞擊也言以竹管窺於天以蚌蛤量其海以木枝擊其鐘

其條貫文理聲音終不可通發矣朔自言所答客之

也張晏曰蠡瓠瓢也猶是觀之譬由臚

之襲狗狐豚之咋白虎至則靡耳何功之

有善曰李巡爾雅注曰臚臚一名奚鼠應劭風俗通曰按方言豚豬子也今人相罵曰孤豚

之子是也說文曰靡爛也靡與糜古字通也
良曰昨齧也靡耳畏服貌謂以耳向後也
所答客言不能感發其意亦猶鼠之襲狗豚
之齧虎但畏服而已矣所疆言者蓋無功也
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
齊曰下愚

謙也處士謂客也言今所答以下愚之言
以非斥於客雖疆欲勿困悴固不可得也
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
翰曰朔自謙不

知權變而迷
惑於大道

解嘲 并序

楊子雲 向曰嘲謂戲弄之言

哀帝時丁傳董賢用事 善曰漢書曰定陶丁姬
哀帝母也兄明為大司

鄉侯 銑曰丁明傳曼董賢皆用權勢天下傾
附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石 善曰漢書音義
以膠漆 良曰人有附著其

時雄方草創太玄 造作也太玄經
造作太玄經以守 也泊如謂淡泊無為也謂雄
淡泊無為之務也 人有**朝雄以玄之** 五臣無
尚

白 善曰服虔曰玄當黑而尚白將無可用
曰玄道也白喻人俗也化俗歸道亦如染素
於黑黑成則道行也言而善無雄解之號曰解
尚白者譏其道未行也而字

朝其辭曰 尚白者譏其道未行也而字

客嘲楊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

已善曰尚書曰先王肇修人紀孔安國曰修為人網紀也孔叢子子魚曰丈夫不生則已生

則有云為於世也向曰上世之人為人綱生紀若不為則止歸於休也生猶為也已止也

必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折歷人之珪儋都人之

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善曰說文曰儋荷也應劭曰文帝始與諸王竹

使符也折分也珪諸侯所執也儋荷也符信也亦貴者所執也言當分人君之珪以為上列之諸侯

荷人君之重爵懷人君之符信分人君之祿也

紆青拖紫朱丹其轂善曰東觀漢記曰印綬

綬漢書曰吏二千石朱兩轡良曰紆帶也拖服也轂車轂也青紫並貴者服飾也朱丹以朱

色飾其車轂也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

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善曰應劭曰待詔

馬門晉灼曰黃圖有大玉堂小玉堂多忌諱而人彌窮貧忌諱法令煩也不諱謂法

不煩苛也金門天子門也玉堂天子殿也有日矣言久也

曾不能畫一奇

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

一從恭一橫論者莫當善曰史記秦王曰知一

從光謂辭辯速如電光之閃也一從一橫謂言辭從橫而生諸所論說者莫能當矣言雄曾不

如此以說人主以談公卿以取重位也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

葉扶踈獨說數十餘萬言善曰以樹喻文也說向曰言其不能辯說以求高位反顧其靜默而作太玄經五千文太玄經謂廣大於老

子玄言而文辭如枝葉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

天大者含元氣細五臣者入無間五臣本倫

歷序曰元氣正則天地八卦肇無間言至微也

淮南子曰出入無間銑曰太玄經文意有深

也纖小也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

善曰蘇林曰擢之纔為給事黃門不長作良

曰言其位不過侍郎且拔擢之纔至於給事黃

門郎善意者玄得無尚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也善

而巳拓落猶遼落不諧偶也齊曰拓落猶

排擯也言其何為官見排擯如此也楊子笑

而應之曰客徒欲善無朱丹吾轂不知一跌結

將赤吾之族也善曰廣雅曰跌差也赤謂誅滅

善曰且富貴朱丹其轂若

族亦見誅往者昔善作周網解結羣鹿爭逸離

為十二合為六七四分五剖並為戰國善曰服

喻在爵位者十二國已見答客難張晏曰齊燕

楚韓趙魏為六就秦為七晉灼曰此直道其分離

之意耳鄒陽傳云濟北四分五裂之國也向

曰網謂政教也解結謂政教敗亂也羣鹿喻亂

兵也逸走也周末諸侯離叛為十二國後相并

合乃為七國然而秦疆東制諸侯故別言之則

有六并而言之則有七故言六七也銑曰天

下喪亂諸侯各保山河故四瀆五岳各為分剖

定並為戰爭之士無常君國無定臣良曰言君臣

國也剖判也得士者富失士者貧善曰春秋保乾圖曰得

士則安失士則危齊

日得賢士則國疆人富

失賢士則國弱人貧

矯舉厲振也言人擇君而事之如鳥舉翼故士

振翻而怒意高飛意所存慕者乃下事也

或自盛以橐託或鑿坏善曰服虔曰范

中史記王稽辭魏去竊載范睢入秦至湖見車

爾曰為誰王稽曰穰侯范睢曰此恐辱我我寧

匿車中不肯使人以幣先焉鑿坏而道之向曰

橐袋也坏屋後是故鄒衍以頡頑善曰服虔曰范

資善曰應劭曰齊人者書所言多大事故齊人

擊頡頑奇怪之辭也鄒衍著書雖奇怪尚取世

以為資而已為之師也言資以避下文也銑

師善曰蘇林曰連蹇言語不便利也趙岐孟子

良曰連蹇謂往來皆難也言孟軻游齊齊不難

用適梁梁亦不用然而雖往來也難不見任用

終亦為齊威王師也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善曰應劭曰

服虔曰連西戎國也應劭曰禹貢折支渠搜屬

雍州在金城河間之西齊曰在西故言右

前番潘音愚善曰應劭曰南海郡張晏曰

後陶善作塗善曰應劭曰漁陽之北東南一尉

向曰一尉官名也如淳善曰如淳曰

日地理志云在會稽善曰如淳曰

勒玉門陽關有候也銑曰候所以

伺候遠國來朝之賓也候亦官也徵以糾墨

製以鑽質鈇善曰服虔曰制縛束也

皆刑法名也徽繫也製裁也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

以倚廬善曰應劭曰漢律不為親行三年服不得選舉結為倚廬以結其心左氏傳曰

齊晏相子卒晏嬰龕斬衰居倚廬濟曰倚廬聖室也斬衰之服居之以結其心也此言脩喪

制之禮以是以善無是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

鱗雜襲咸管于八區善曰史記蒯通曰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選選

徒合切翰家家自以為稷契人人自以為臯

陶五臣作繇善曰尚書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讓于稷契暨臯陶向曰言

家家自言其才能戴維五臣作垂纓而談者皆如古人之賢也

擬於阿衡善曰鄭玄儀禮注曰纓與維同詩曰實惟阿衡左右商王毛萇曰阿衡伊

尹也銑曰纓冠也纓衣領也言衣冠者所談皆自擬於伊尹之才也五尺

羞比晏嬰與夷吾善曰孫卿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謂小兒也羞比於霸世之臣謂已得帝王道矣晏嬰管仲並霸者之臣也夷吾管仲字

也當途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為

卿相夕失勢則為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解之

島乘去鴈集不為之多雙鳧飛不為之少善曰

日飛鳥曰雙四鴈曰乘濟曰以喻羣臣言朝廷之有臣如江湖大海之中四鴈雙鳧之集不為多飛去不為之少言國家雖賢臣多集不覺其多去亦不覺其少昔三仁去而

殷墟二老歸而周熾善曰孟子曰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

殷墟二老歸而周熾善曰孟子曰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

蓋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
翰曰三仁比干箕子微子也紂不用忠諫比干死箕子囚微子去而殷遂亡宗廟為之丘墟太公歸文王而周業盛是為一老不聞其二老焉李善引伯夷與太公為二老甚誤矣且伯夷去絕周粟死於首陽奈何得去歸周也楊雄言二老亦子胥死而吳亡種蠡禮存五臣用事之誤也

而越霸

善曰史記曰吳既誅子胥遂伐齊越王王勾踐遂滅吳又曰越王勾踐與越平越大夫種而使范蠡行成為質於吳後越破吳也向口吳王不用伍子胥賜以鑄劍令自死後云其國越王用大夫種范蠡二臣之計而為

五殺

古入而秦喜樂殺出而燕懼善曰史記云秦走宛宛秦穆公聞百里奚欲重贖之恐楚不與請以五殺皮贖之楚人許與之繆公與語國

事繆公大悅樂毅伐齊破之燕昭王死子立為燕惠王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毅毅畏誅遂西奔趙惠王恐趙用樂毅伐燕也銑注同

而危穰侯

善曰晉灼曰摺古拉字也良曰魏齊答擊范雎折脅拉齒既而不死後

而笑唐舉

善曰史記曰唐舉見蔡澤熟視而笑曰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齊曰

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

翰曰言時亂有事則非蕭何曹參張子房陳平周勃樊噲霍光則不能安國家定社稷

當其無事也章

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徒謂文儒之

人也言若當時無事則文儒之士相與守國亦無所患也故世亂則聖哲馳

驚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善曰說苑曰管仲庸

夫也相公得之以為仲父漢書賈誼曰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楚辭曰堯舜皆有舉任兮故

高枕而自適銑曰聖哲不能獨濟故云不足馳驚謂奔走也良曰天下無事則庸夫與賢

者皆高枕而閒故云有餘也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

褐而傳善曰左氏傳曰齊鮑叔牙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

叔安之及堂阜而脫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侯使相可也公從之墨子曰傳說彼褐帶

索庸築傳嚴武下得之舉以為三公翰注同或倚夷門而笑善曰應劭曰侯嬴也秦伐趙趙

嬴無所誠更還見嬴嬴笑之以謀告無忌韋昭曰笑人不知已也濟注同或橫江

潭而漁翰曰此為漁父也或七十說而不遇向曰

歷說天下七十君竟不一遇或立談五臣有而封侯善曰史

卿說趙孝成王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虞卿周曰食邑於虞也銑曰言立談之間乃封侯

或枉千乘於陋巷善曰呂氏春秋曰齊相公見

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不得見亦可以止矣相公曰不然士傲爵祿者固輕

其主君傲霸王者亦輕其士從或擁篲而先驅

夫子傲爵祿吾庸敢傲霸王乎善曰擁篲鄒衍也七略曰方士傳言鄒子在燕

其游諸侯畏之皆郊迎擁篲也齊曰擁執也

人執掃帚也言人主或為賢是以士頗得信其舌

而奮其筆

翰曰謂人主貴而信之故也頗少也

窒

竹

隙蹈瑕而無

所誦

五臣

也

善曰李奇曰君臣上下有瑕隙乖離之漸則可抵而取之

向曰窒

塞也隙過也瑕亦過也言塞補人君之過君當

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

銑曰言今天下太平無有列國則縣

令不求諸賢士郡守不迎致師傳賢人何用

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

眉

良曰不低眉下色以求賢人也

言奇者見疑行與

殊者得辟

善曰言世尚同而惡異爾雅曰辟罪也行趨步也齊曰奇策也殊謂與常理殊也是以

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步者擬足而投跡

言不敢奇異也故欲談者卷舌不言待彼發而同其聲欲行者擬足不前待彼行而投其迹也周易

曰子曰曰同聲相應莊子曰多物將往投跡者衆翰曰同聲謂候衆言舉而相效也投跡謂觀事

變而隨嚮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甲科行

行之

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

善曰史記曰歲課甲科為郎中乙科為太

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

子舍人然甲科為第一言抗疏有所觸犯者帝報以聞而罷之言不任用也向曰策謂對時

務之策也抗舉也疏書也言非對策甲科孝廉方正之人獨可舉意上書論道是非則是下觸

上聞必見罷而不用又安能得且吾聞之

青紫之貴乎待詔謂天子之命且吾聞之

有也雷觀火為盈為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

家鬼瞰其室

善曰如淳曰周易云雷雨之動

炎不可久久亦消滅為灰炭之實也李奇曰鬼神害盈而福謙良曰觀雷聲火光但見其熱

盛莫測其所以矣為復虛也為復實也忽然天

收其聲地藏其熱則聲熱不聞見矣此盛必衰

之義也是知高明富貴之家鬼神窺望其室將

害其滿盈之志矣故知天道惡盈鬼神害盈

也攫九挈女者亡默默者存齊曰攫挈執持也

亡默默守道位極者高五臣危自守者身全是故

者必存也

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惟寂惟

漠守德之宅

善曰淮南子曰天道玄默無容無

子曰恬然寂漠虛無無為此道德之質也

曰清靜寂漠皆無營欲也庭宅謂精神道德之

所居

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

善曰李奇曰或能勝之向曰言古入世異事

變人道大體不殊若使古人易居今世我又易

處昔時亦未

今子乃以鴟梟而笑鳳皇執蠆鳥

知勝否何如

徒而嘲龜龍不亦病乎

善曰孫卿雲賦曰以

龜龍為蠆蠆鴟梟為

鳳皇說文曰在壁曰蠆蠆在草曰蜥蜴

銑曰鴟梟惡鳥也蠆蠆蜥蜴之類也

子之笑

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病甚不遇俞跗

與扁

鵲也悲夫

善曰中庶子謂扁鵲曰臣聞上古之

時醫有俞跗醫病不以湯液法言曰

扁鵲盧人而善醫良曰言

病甚不逢善醫亦可悲也

客曰然則靡玄無

所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

善曰論語曰君子

去仁惡乎成名

善曰論語曰君子

去仁惡乎成名

善曰論語曰君子

去仁惡乎成名

善曰論語曰君子

去仁惡乎成名

善曰論語曰君子

去仁惡乎成名

善曰論語曰君子

去仁惡乎成名

齊曰靡無也言無此太玄經豈無所成名乎楊

范蔡已下何必有太玄而居卿相之位也

子曰范睢魏五臣無之亡命五臣有也折脅拉

善本骨口免於徽索翰曰髀腰骨也則睢所拉

作摺骨亞齒齒即骨也徽索刑具也

翁肩蹈背扶服入橐善曰孟子曰脇肩諛笑劉

翁肩畏懼貌睢初入秦道遇穰侯藏於王檜車

中恐穰侯知之故懼也書傳無蹈背之事扶服

謂使扶持而入於激叩萬乘之主介涇陽抵

橐中橐無底袋也

穰侯而代之當也善曰史記曰范睢至秦上書

逐涇陽君於關外蘇林曰介者間其兄弟使踈

也說文曰抵側擊也統曰激叩怒也介間抵

扼也言睢間秦王兄弟扼穰侯之喉說其是非

而代之為相正當其理涇陽君秦昭王同母弟

也穰侯姓魏名尚宣太后長弟

也為秦相用事甚盛號為穰侯

夫也顛頤折頰支頰於涕唾流沫呼西揖疆秦

之相搯烏其咽一而亢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

時也善曰韋昭曰面上曰顛史記曰蔡澤聞應

入則揖應侯應侯延入坐數日言於秦昭王曰

客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昭王與語

悅之應侯請歸相印遂拜蔡澤為相說文曰頰

鼻莖也沫洒面也廣雅曰咽啞也啞音益良

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

善曰禮記子

喪卒金革之事無避也禮歟漢書曰高祖西
都洛陽濟曰漢高祖既定天下而兵車已平
將都於洛陽也金革兵器也婁敬委輅胡脫輓遠掉三寸

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善曰漢書

曰婁敬成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敬脫輓曰臣願見上言便宜又說上曰陛下都洛陽不便不

如入關據秦之固是日車駕西都長安應劭曰輅謂以木當智以輓車也輸曰婁敬本輓車之人也見高祖所都不便言便宜此適時之務也不拔之策言其策定不可移也五帝

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

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善曰左氏傳曰援枹

而鼓漢書叔孫通曰臣願徵魯諸生弟子共起朝儀也向曰漢朝承秦餘收禮儀敗亂而叔

孫通擊鼓於行陣之間及天下既定乃解去兵甲投棄戈戟遂作君臣之儀此謂得所也呂

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

善曰尚書呂命序曰穆王訓夏贖刑禮記曰國家靡弊鄧展曰靡音縻漢書曰相國蕭何摺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銑曰靡壞也

言刑法壞敝秦為酷暴漢興而蕭何制造律法合其時故有造蕭何善有律於唐虞之世則詩布

宜也切善矣善曰服虔曰性猶繆也性布迷切性或

作性矣良曰詩乖也言時宜不同故不

用蕭何律法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

矣有字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乖五

作矣善曰左氏傳曰召公糾合宗族于成周有談范蔡之說於金

張許史之間則狂矣

善同齊注 齊曰並言特異政理不同也前漢金曰

使談說之士游於其間則必狂亂之事與也

夫蕭規曹隨

矩曹參隨而行之不改留侯畫策

陳平出奇

奇謂計有六奇也功若泰山響若坻

隕

五臣作坻類雖其人之瞻善作智哉亦會其

時之可為也

善曰應劭曰天不有大坂名曰隕

里故曰坻隕坻丁禮切韋昭曰坻音若足理之

是字書曰巴獨名山堆落日坻韓子曰太山之

功長立於國家日月之名久著於天地銑曰

功響高若山頽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曰

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

濟曰事本不可為而

若夫蘭

五臣有生收功於章臺善曰晉灼曰相

如獻璧於此臺

王使蘭相如持璧入秦秦王欲以十五城易之趙

王意欲取璧而不與城也相如乃詐言璧有瑕

欲指示秦王王乃復與璧令指瑕相如因不與

之秦王竟不得璧而還歸於趙四皓采榮於南

山善曰四皓史記張良世家高祖欲易太子留

侯曰顧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逃匿山

中於是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太子侍四人從年

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恠之問各

言名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采

榮采取榮名也向曰四人皆老而有德避秦

亂居於長安之南商洛山中高祖時呂后使求
之不來後乃來與太子游也榮猶德也言呂后
采德於南山也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跡於祁連
善公孫弘對策於金馬門史記曰弘至大常對策
為第一拜為博士又曰驃騎將軍霍去病擊匈
奴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司馬長卿竊貲於卓氏東方朔割
炙於細君善曰史記曰文君夜亡奔相如卓王
孫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錢百萬
為富人居漢書曰伏日詔賜從官肉太官丞日
晏不來東方朔獨拔劍割肉即懷肉去太官奏
之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曰受賜不待詔何無
禮也拔劍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
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乃反
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割炙割損
其炙也良曰竊私取也實僕誠不能與此數
財也炙亦肉也細君妻也

子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並謂此並默然清靜貌

荅賓戲并序

班孟堅

永平中為郎典校祕書專篤志於儒學以著述
為業或譏以無功善曰項岱曰或有譏班固雖
富貴也翰曰或謂或有人也無功謂官尚卑又感東方朔楊雄自喻
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
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曰
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

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

善曰淮南子曰士有一

如淳曰唯貴得名耳 向曰聖人一定其志烈

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

善曰左氏傳叔孫

太上謂太古

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

時而獨彰

五臣作章 良曰德者仁行之先故

立故不違背於時也章見也言德以潤身而功

以濟世故德不得後其身而特盛功不得背其

是以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

不暝管墨突不黔

巨炎反 善曰言貴及時故

居之意也韋昭曰暝溫也言坐不暝席也文子

曰墨子無黔突孔子無煖席非以貪祿慕位欲

起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 齊曰管棲遑遑

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前列

善作之餘

事耳

善曰劉德曰取者施行道德也舍者守

人也 向曰著作謂述作

今吾子幸游帝王之

世躬帶紱冕之服

善曰項岱曰帶大帶也冕服

吾子賓謂

浮英華湛道德齋龍虎之文舊矣

善曰英華草木之美故以喻帝德也浮沉言其

洋溢可游沫也禮斗威儀曰帝者德其英華湛

古沉字或為耽於義雖同非古文也孟康曰齋

被也蘇林曰謂被龍虎之衣也易曰大人虎變

其文炳言文章之盛久也銑曰浮游於盛美之時沈潛於道德之間見朝廷之事煥然其有文章久矣英華猶盛美貌齋見也龍虎喻有文章之盛也舊久也卒不能據首

尾奮翬鱗良曰卒終也據舒也奮振也言其終不能如神龍舒其首尾振其翼鱗以游於高遠也振拔洿鳥塗跨騰風雲善曰說文喻求富貴也振拔洿鳥塗跨騰風雲善曰說文

不流也塗泥也濟曰洿塗淺水而有泥者言當頂去卑賤以升高位亦如龍出於淺水以游於風雲之中使見之者影五臣駭聞之者響震善曰

言見之者雖影而駭聞之者雖響而必震言驚懼之甚不俟形聲也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衡門也景影駭驚震懼也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衡門

上無所帶下無所親善曰韋昭曰帶都計切向曰枕經典而卧鋪詩書而居也紆屈也衡門謂以草木為門者獨據

平宇宙之外銳思於毫芒之內善曰項岱曰毫毛也善曰項岱曰毫

杪也銑曰據舒也宇宙天地也銳精也毫芒細小也言造制文史則舒意於天地之外精思細小之內以潛神默記緝五臣以年歲善曰如

成其文章也音亘竟之亘方言曰緝竟也古鄧切晉灼曰以亘為緝良曰亘猶終也言常用神思潛默記事以終

然而器不賈古於當已用不效於一世事以終也錐馳辯如濤波摛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殿見

最也善曰劉德曰賈籬也如淳曰朝水之激者為濤波韋昭曰摛布也藻水草之有文者鹽鐵論曰文學繁於春華漢書音義曰上功曰最下功曰殿濟曰賈賣也效呈也摛發也藻

文也殿後也最先也言有器物不賣與當於已者亦如積學累行而才用不呈於一世雖辯言如壽波之源發文如春物之華終無益於事之先後也

意者且運朝夕之策

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美謚不亦優乎

翰曰賓勸主人且為權宜之計策以取富貴也 **主人道** 由爾而笑曰善

項岱曰適寬舒顏色之貌也讀若攸向曰適爾寬開之貌 **若賓之言所謂**

見世利之華閣道德之實守安 五臣奧之

熒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 善曰應劭曰爾雅東南隅謂窳宇林曰窳一謂切熒小光也言其見幽

深之小光未仰天見白日之光也 **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馭** 善曰

項岱曰周王失牧御之化也良曰曩昔塗 **侯**

伯方軌戰國橫騫 音務善曰項岱曰方併也

國爭疆車既併轍騎復橫騫濟曰言諸侯並軌而行為戰爭之國也橫騫謂亂走也方並軌

於是七雄虓 善曰

曰詩云闕如虓虎項岱曰龍以喻人君周易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虎以喻猛力爭不以任也

游說之徒風虓 庖

電激並起而救之 善曰韋昭曰颶風之聚猥者

其口辯疾急也救之 **其餘焱** 必

飛景附雪 為焜

其間者蓋不可勝載 善曰晉灼曰雪音暈爾

焱與燦古字通雲煜光明之貌也
謂史傳所不記者雲煜疆盛貌言游說之人史
傳所不記者有辭如烈火之飛焰馳逐如影
之附形恣為疆盛游於其間者不可勝數

此之時搦女朽磨鈍鈎刀皆能一斷
韓詩外傳陳饒謂宋燕曰鈎刀畜之而于將用
之不亦難乎良曰朽鈍謂不才之人也搦磨
皆自激厲也言當此之時不才者皆亦激厲以
求僥倖如鈎錫之刀能一斷割蓋亂世易為才

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
保聊城魯仲連乃為書約之繫於矢射與燕將
燕將得之泣而自殺又仲連游於趙是時秦伐
趙秦聞魯連在趙為謀秦軍為之退五十里趙
遂安也趙王以千金為疇仲連棄而不受蹶棄

也虞卿以顧盼而捐相印
善曰史記曰秦昭王
來魏齊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
諒乃解其印與魏齊間行 翰同善注言以義
相盼之間乃棄 夫啾發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

度滌蠅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
口吟也投曲投合歌曲也李奇曰滌蠅不正也
向曰啾眾聲也投合也滌蠅邪音也樂有眾聲
相合感於人耳又合音律法度而滌邪不可聽
者蓋為非舜禹之雅樂也韶舜樂名大夏禹樂

名因勢合變偶時之會風移俗易
善作 善作 善作
易俗 乖迂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
之五臣無法

也善曰項岱曰容宜也或因際會之勢合變謫
之事遇時偶斲得容也本遇多為偶容多為
會銑曰言人因乎權勢合於變通遇於時會
者雖亦移風易俗且復乖迂於道苟合目前此

者雖亦移風易俗且復乖迂於道苟合目前此

不可通於政體也蓋及至從人合之衡音橫人散

非賢哲之長法也之善曰韋昭曰從人合之助六國者衡人散之

謂蘇秦合六國以備秦也橫人謂張儀佐秦散六國之徒使棄君事秦也亡命漂說

羈旅騁辭善曰項岱曰委君之徒謂之亡命謂君命也左傳陳敬仲曰羈旅之臣

杜預曰羈寄也旅客也濟曰亡命謂棄君命而外游者也羈旅謂客游不得志也漂說謂浮

詭之言騁辭謂馳辯之說皆欲感動於人君也商鞅挾三術以鑢孝公善

服虔曰王道霸富國強兵為三術李斯奮時務而要始

公用其霸術也鑢者取必入之義也如以鐵鑢之也李斯奮時務而要始

皇善曰項岱曰奮發也時務謂六國更相攻伐爭為雄伯之務向曰要致也謂致始皇為

之法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善曰項岱曰彼謂商

鞅李斯輩也風發於天以喻君上塵從下起以喻斯等銑曰風塵顛沛喻危亂也據微

亮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良曰言據微倖乘邪

言不义朝為榮華夕為五臣顛賴福不盈皆齊

禍溢於世善曰李奇曰當富貴之間視之不滿

也凶人且以自悔况吉士而是賴乎且功不

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偽立韓設辯以激君吕行

詐以賈國善曰項岱曰凶人謂商鞅之輩臨

託也尚書曰其惟吉士翰曰韓非設辯說以

激發秦始皇之意也秦昭王子子楚為質於趙

不韋以為奇貨乃謂之曰吾能大子之門餘見下文注賈者言如以奇物玩好買買於國之恩也

說難既適其身乃囚 善曰應劭曰適好也向曰韓非作說難之書

亦陸 善曰史記曰秦昭王子子楚質於趙品不與子楚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而遊秦獻華陽

夫人立子楚為嫡嗣秦王薨子楚代立為莊襄王以不韋為丞相竟飲鴆而死故云厥宗亦陸尚書曰不德罔大墜厥宗

也貴者言 **是以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

之氣 善曰孔叢子子思曰抗志則不愧於道浮雲浩然同良注項岱曰皓白也如天之氣

皓然也 良曰抗舉也孔子云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孟子云養吾浩然之氣浩然自放

彼豈樂為迂 天 **關其道不可以貳也** 善曰項

遠也貳二也君子履端於始歸成於終擬聖人之遺豈可一行如斯鞅鞅非不韋之徒也

曰彼謂孔子孟軻也言孔孟豈樂為遠 **方今大**

漢酒所埽羣穢夷險芟荒 善曰晉灼曰發開也今諸本皆作芟字埽

即今掃字也 翰曰酒掃羣穢謂剪除 **廓帝紘**

暴亂也夷平也言險者平之荒者芟之 **廓帝紘**

恢皇綱 善曰項岱曰紘張也皇君也許慎淮南子注曰紘維也

言開大五帝三 **基隆於義農規廣於黃唐** 銑曰

義也農神農也規規矩也黃黃帝也唐唐堯也 **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

威之如神函 含 **之如海養之如春** 善曰說文曰

照也史記曰帝堯其仁如天其智如神疏之如
日望之如雲朝錯新書曰臣聞帝王之道包之
如海養之如春良曰如海是以六合之內莫
不入百川如春含養萬物

不同源共流善曰韋昭曰容天地四方也
曰同源共流謂同奉天子之化也

沐浴玄德稟仰太皞五臣作和善曰史記太
德升聞法言曰或問太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乎

蘇古和字翰曰稟受也各受太和平均之道

枝附葉著譬猶草木之植山林鳥魚之毓川

澤向曰言上下相親附得氣者蕃滋失時者零

落善曰項岱曰蕃盛也零凋病也言遇仕者昌
盛不遇者凋病如萬物於天地之間也銑

則去位也蕃滋盛也零落喻失位也參天地

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善曰項岱曰參三
布德周參天地豈人所能論邪良曰言天子

之德如天地覆育萬物天地為二兼天子為三
故云三天地言其如天地之化今吾子處皇代

豈有人事而能知其厚薄之德今吾子處皇代

而論戰國曜所聞而疑所覲濟曰吾子謂賓也
之所聞為明以今欲從整敦而度高乎泰

之所見為疑也今欲從整敦而度高乎泰

山懷沈濫搯而測深乎重淵亦未至也善曰
曰敦音頓頓丘也應劭曰爾雅曰前高整丘如覆

敦者敦丘也爾雅曰沈泉穴出穴出仄出也濫
泉正出正出湧出也郭璞爾雅注曰敦孟也

翰曰整敦小丘也沈濫小泉也重淵海也喻賓
以小見欲窺我大道亦如小丘小泉比賓

度測量太山之高海水之深亦不可至賓曰若

夫鞅斯之倫衰周之凶人既聞命矣

善曰項岱曰周衰五

霸起鞅斯說得行故言衰周凶人也

翰曰鞅斯謂商鞅李斯也 敢問上古之

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乎

向曰言上世之士行道成名可述於后 主人曰

世者豈有默然無所制作而止於一時

何為其然也昔者咎繇謨虞箕子訪周言通帝

王謀合神聖

善曰尚書曰咎繇矢厥謨又曰武王勝殷以箕子歸又曰王訪于箕子

傅巖周望光勳於渭濱

善曰尚書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傅巖

史記曰太公望以魚釣好周西伯將出古之

獲非龍非龍非虎非龍所獲霸王之輔西伯

於傳巖之野周文王上屯遇得太公呂望於渭濱也 齊甯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垠

善曰說苑陳子說梁王曰甯戚飯牛康衢擊車輻而歌桓公得之而霸也爾雅曰五達曰康四

達曰徧漢書曰張良從容步遊下邳垠上有一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晉灼曰垠

也邳水之涯 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

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勳也

良曰俟待也言上四人皆

待天命是神靈之交匪詞言游說之所相信也故能立必成之計申其大功也建立也展申也

無窮言大也勳功也 近者陸子優游新語以興董生下帷

發藻儒林

善曰鄭玄曰優游不仕也史記曰高帝拜陸賈為太中大夫謂賈曰試為

我著秦所以失天下我所以得之者何陸生乃祖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號其書曰新語又

曰董仲舒以治春秋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感莫見其面齊曰近者謂漢時也興行也董仲

舒發文謂著春秋繁露也儒林謂列於洪儒之林言文儒多如林木故名林

籍辯章舊聞楊雄譚思法言太玄

善曰項岱曰籍也漢書曰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

每一卷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大意錄而奏之又曰楊雄譚思渾天文撰十二卷象論語號

曰法言渾天即太玄經也

舊聞以行於世也譚深也

皆及時君之門闡究先聖之壺

善曰陸賈之徒所著述皆及時君之意臻之於

壺內奧室也言能盡先聖之大道者如入於先

聖所居

婆娑平術藝之場

善曰項岱曰婆娑偃

息也場圃講經藝之處也

全其質而發其文

良曰言篇籍多如苑囿之育

物也濟曰言文質相半

用納乎聖德烈炳乎後人斯非亞歟

善曰項岱

君知賢而納用之也烈業也後人著書傳之後世

進納文章發明天子之聖德業光乎

後世此豈非次於傳說太公之徒與

抗行於首陽柳惠

善曰項岱

伯夷謂伯夷也抗立也首陽山名言其立行

不食周粟而死於首陽山也惠謂柳下惠也柳

下惠為士師三黜而不去也顏淵五臣樂於簞

言其能降志辱身而為仕也顏淵作樂於簞

瓢孔終篇於西狩善曰論語子曰賢哉回也

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左氏傳曰哀公十四年春

西狩獲麟春秋元命苞曰孔子曰丘作春秋始

於元終於麟王道成也銑曰顏回潛於陋巷

之中不改其樂魯哀公西狩於大野叔孫氏車

子鉏商獲獸以為不祥孔子見之曰此麟也孔

子遂脩春秋上自隱公終篇於哀公十四年西

狩獲也聲盈塞於天淵真吾徒之師表也五臣無

麟也善曰頃岱曰言若此之榮名上達皇天下洞重

善曰頃岱曰言若此之榮名上達皇天下洞重

泉也良曰言伯夷等四人聲名達於天下塞

於深淵真吾徒之師

以為上也表上也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地

之方善曰周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乃文乃質

王道之綱有同有異聖哲之常善曰項岱曰或

道此王者所以為綱維也春秋元命苞曰一質

一文據天地之道天質而地文又曰正朔三而

改文質再而復項岱曰有同仕遇而進有異不

合而退此聖人之常道濟曰言文質同異各

在一時此聖哲之道故曰慎脩所志守爾天符

所常然也哲智也委命供已味道之腴善曰項岱曰符

子曰不言之師不道之道若或通焉謂之天符

相譚荅楊雄書曰子雲勤味道腴者也向曰

供猶全也腴膏腴也言研味道德之膏腴濟

日所謂志之所好也爾汝也天符天性也

神之聽之名其舍諸善曰項岱曰有賢智君子

必福祿之毛詩曰神之聽之式穀以汝銑曰

以精神聽察時事及有善惡之名皆將捨之勿

繫於情也 賓又不聞和氏之璧韞於荆石隨侯之珠

藏於蚌蛤乎歷世莫眊履不知其將含景曜吐

英精曠千載而流光也善曰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奉

而獻之成王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名曰和氏之璧淮南子曰隋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

者富失之者貧高誘曰隨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傳而塗之後蛇於江中街大珠以報恩名曰隨

侯之珠良曰韞藏也言璧藏於石中珠在蚌蛤之內歷世莫能見之及其理而割之則景曜

英精遠千載而有光應五臣龍潛於潢汙魚鼈媒列之

善曰項岱曰天有九龍應龍有翼服虔曰左氏傳注曰蓄小水謂之潢不洩謂之汙濟曰膺

龍有翼之龍也不覩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

荒而踈據吳五臣蒼也善曰項岱曰忽荒天上也吳蒼皆天名也徐廣

史記注踈音戰踈與據同謂之足戰持之並京逆切翰曰奮起也忽荒謂天下入荒也踈行

也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五臣龍之神也先

賤而後貴者和隨之珍也銑曰先賤謂在石蚌之時未見光色也後

貴謂理而剖之知其寶也時暗而文章者君子之

真也善曰項岱曰時暗未顯用時也又舊也章明也言君子懷德雖初時未見顯用後亦

終自明達如應龍蟠屈而升天隨和先賤而後貴也如此是比君子道德之真言屈伸如一無

隆也淮南子曰君子之道又守明道也若乃牙

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毫分善曰項岱曰牙伯牙也曠

師曠也管鍾律之管絃琴瑟之調也毫分秋毫之末分也墨子董無心曰離婁之目察秋毫之末於百步之外可謂明矣濟曰伯牙師曠皆善樂者離婁目明者言能察秋毫之末百步之外

外逢蒙絕技於弧矢般輸摧巧於斧斤善曰吳越春秋陳章曰黃帝作弓後有楚狐父以其道傳

羿羿傳逢蒙項岱曰公輸若之族名班韋昭曰推猶專也翰曰逢蒙善射者也絕良樂軼能妙也技能也弧弓也般輸工巧者也

於相馭鳥獲抗力於千鈞善曰項岱曰良王良公時人也千鈞者三萬斤呂氏春秋薄疑說衛嗣君曰鳥獲舉千鈞又况一斤乎向曰王良善御者也伯樂善相馬者也軼過也鳥獲壯士力舉千鈞也抗舉也三十斤曰鈞也和鶻發精於鍼石研桑心計於無垠音銀善曰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史記曰扁鵲弟子子陽厲鍼砥石又曰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韋昭曰研范蠡之師計然之名也漢書曰桑弘羊維陽賈人子以心計為侍中也銑曰石藥也垠走亦不任厠技於彼涯也言計筭無涯畔也

列故密爾自娛於斯文善曰服虔曰走孟堅自謂文史之業也

秋風辭并序

漢武帝

文選四十五

三十三

上行幸河東祠后土顧視帝京欣然中流與羣

臣飲燕上歡甚乃自作秋風辭曰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鴈南歸蘭有秀

兮菊有芳攜佳人兮不能忘善曰禮記曰季秋之月草木黃落鴻

鴈來賓濟曰泛樓舫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

佳人謂羣臣也素波善曰應劭漢書注曰作大舫上施樓故號

香真冥簫鼓鳴兮發棹歌善曰棹歌曰水揚波兮

翰注同哀情多善曰列女傳陶荅子妻曰樂極必哀來

少壯幾時兮奈老何善曰古長歌行曰少壯不努力老大乃悲傷

歸去來

善曰序曰余家貧又心憚遠役彭澤縣去家百里故便求之及少日

陶淵明

因事順心故命篇云歸去來明銑曰潛為彭澤令是時郡遣督郵至縣吏當束帶見督郵潛乃

歎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乃自解印綬將歸田園因而命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善曰毛詩曰式微

曰蕪謂草也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良

善曰淮南子曰是皆形神俱役者也楚辭曰惆悵兮而私自憐濟曰思求於祿故形屈而驅

役此我自為何所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

追善曰論語楚狂接輿歌曰往者不可諫來者

事亦可追改謂雖為官寔迷途其未遠覺今是

而今將歸去是追改也而昨非善曰楚辭曰迴朕車而復路及迷塗之

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

未遠可早迴舟遥遥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銑

也謂休仕也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許微善曰

歸也行舟而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乃瞻

衡宇載欣載奔善曰毛詩曰衡宇謂其所居衡門

則奔喜而至也欣僮僕歡迎稚子候門善曰周

僮僕貞史記曰楚懷王稚子子蘭濟三徑

曰推小也候門謂於門首伺候潛到也荒松菊猶存善曰三輔決錄曰蔣詡字元卿舍

廉逃名不出翰曰昔蔣詡隱居幽深謂攜幼

入室有酒盈罇引壺觴以自酌盼庭柯以怡顏

善曰戰國策曰扶老攜幼迎孟嘗君稽康贈秀

才詩曰旨酒盈樽陸機高祖功臣頌曰怡顏高

覽向曰柯樹枝也怡悅也言其倚南窗以寄

傲五到審容膝之易安善曰韓詩外傳北郭先生

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銑同善

注言審思此事則所須非廣亦可謂易安其身

也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善曰爾雅曰

也

也

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郭璞曰

此皆人行步趨走之處因以名趨避聲也七喻

切良曰言田園之中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

而遐五臣作游觀善曰易林曰鳩杖扶老衣食百口

流而憩作游雲無心以出岫鳥倦五臣飛而知還翰

息也言雲自然之氣無心意以出於山岫之中自喻心

不營事自為縱逸言鳥晝飛勸而暮還故林亦猶

人日出而作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善

日入而息也丁儀妻寡婦賦曰時翳翳而稍陰日疊疊以西

墜爾雅曰盤桓不進也向曰撫攀也謂賞其

堅貞故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皇我而

相遺復駕言兮焉求善曰列子曰公孫龍曰見

人性難極也難知也故其絕異者常為世俗所

遺失焉毛詩曰駕言出遊又曰知我者謂我心

求銑曰焉何也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

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乎西疇善曰說

會合為善言也劉歆遂初賦曰玩琴書以滌暢

賈逵國語注曰一井為疇良曰有事謂耕作

也西疇謂潛所居或命巾車或棹孤舟善曰孔

子歌曰巾車命駕將適唐都鄭玄周禮注曰巾

猶衣也齊曰巾飾也言裝飾其車或舉棹於

孤舟將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善曰曹

荆州詩曰窈窕山道深埤蒼曰崎嶇不安之貌

也翰曰窈窕長深貌壑澗水也謂行舡以尋

善曰毛萇詩傳曰欣欣樂也家語金人銘曰洵
洵不壅為江為河向曰欣欣春色貌洵洵泉

貌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善曰大戴禮

萬物皆得其宜郭璞遊仙詩曰吾生獨不化莊

子曰其生若浮其死若休銑曰休謂死也言

感吾人生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

任去留善曰尸子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間

寓寄也曷何也言何不委命兮任去留良曰

棄常俗之心任性去留也胡為遑遑欲何之富

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善曰孟子曰傳云孔子

孔叢子孔子歌曰天下如匹夫而欲何之大載禮孔

子曰所謂賢人者躬為匹夫而不願富貴莊子

華封人謂堯曰乘彼白雲至懷良辰以孤往或

于帝鄉濟曰帝鄉仙都也

植杖而耘云耕音茲協韻善曰東征賦曰選

谷之人輕天下細萬物而獨往者也司馬彪曰獨

往任自然不復顧世論語曰植其杖而耘毛詩曰

或耘或耔翰曰懷安也孤獨也言安此良辰獨

往田園以習其性也植杖謂插其所執之杖於

田以除田中之草也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

詩善曰阮籍奏記曰將耕東臯之陽毛萇詩傳

東臯營田之所也春事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

起東故云東也臯田也命復奚疑善曰家語孔子曰化於陰陽象形而

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周易曰樂天知命故
不憂銑曰聊且也乘化謂乘其運會也歸盡
謂死也奚何也

序上

毛詩序

卜子夏

善曰家語卜商字子夏衛人也
翰曰家語云孔子弟子為魏文

師侯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

良曰關雎篇名所
美后妃德也

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

邦國焉風風上去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

中而形於言向日中謂中
心也形見也言之不足故嗟歎之

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

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善曰

發猶見也聲謂宮商角徵羽也治世之音安以

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

哀以思其民困翰曰天下無主兵
戈興動故人困也故正得失動

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齊曰近
猶過也先王以是經夫

婦成孝敬良曰經
治也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翰曰
厚謂

使其
厚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

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

主文而譎諫也向曰主文謂立詞文雅也譎誘也言誘人君之意微以為諫也

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故曰風善曰風化風刺

皆謂譬喻不斥言也主文主與樂宮商相應也譎諫詠歌依違不直諫也銑曰言者謂諷諫也

也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

而變風變雅作矣翰曰變其風雅以至夸麗國史明乎得失

五臣作失得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良曰苛煩也

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善者

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止乎禮也

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重繫於一人

之本謂之風濟曰一人君也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

謂之雅雅者正也向曰形見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

也翰曰政則正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

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

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善曰始者謂王道興衰之所由也翰曰

四始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始者王道興衰之始也然則關雎麟趾之

化王者之風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善曰

自從也從北而南謂其化從岐周鵲巢騶虞之

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

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善曰先王斥大王王季文王也良

曰鵲巢騶虞周南召南皆篇名也正始之道謂正王道之始也基本也

是以關雎

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

窕思賢才

善曰哀蓋字之誤也哀當為衷謂而中心念怨之也 翰曰哀念也

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善曰無傷善之心謂好仇也

尚書序

孔安國

善曰漢書曰孔安國以治尚書為武帝博士又為臨淮太守

同 向注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

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向曰書契謂符信印璽也伏羲

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

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

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與義其歸一揆

齊曰倫次

也誥言也奧深也揆致也

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八卦之

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

良曰求天地萬物之義也

九州之志

謂之九丘丘聚也

翰曰志記也言書記之也

言九州所有土

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

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

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

向曰孔子即安國十

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

良曰

史籍之文煩多恐覽讀者不能一一徧之也

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

詩為三百篇約史記而脩春秋

翰曰刪謂刪略也約謂依約也

讚易道以黜八索

良曰讚述也黜退也言退而不收也

述職方以

除九丘

向曰職方書名也

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

于周

翰曰計尋也墳典即三墳五典也訖至也

芟夷煩亂翦截浮辭

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

向曰芟除草也夷平

也言墳典之辭煩亂雜錯者皆除之如芟荒草而平之也有浮豔之辭如刀剪而截之宏大

也垂世謂 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

銑曰典

役於後世 誓泰誓等也命顧命之類皆篇名如此之類物

有百篇此 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

恢大範 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

之徒並受其義

翰曰孔子弟子三千人也徒眾也

及秦始皇滅

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

齊曰

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

向曰先人孔子也藏書於壁中

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

銑曰

闡開猷

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

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

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翰曰魯共王漢景帝子名餘為魯謚曰

共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

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

皆科斗文字向曰科斗古文文字也王又升孔子堂齊曰王即共王

也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

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翰曰言時人無能識科斗之字

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

古定良曰言隸古者削古文之字以書今文乃得定更以竹簡寫之翰

前漢時猶未有紙故以竹簡寫書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

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臯陶謨盤庚三篇

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

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

知悉上送官濟曰悉盡也送官謂進於天子也藏之書府以待

能者承認為五十九篇作傳良曰承天子之詔以為訓傳於

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向曰於是安國乃研精深思為之訓解也

也覃深也采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

庶幾有補於將來翰曰撫拾傳解也約依約也敷布暢通厥其旨意也將來

謂後之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
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何曰
也言正其篇既畢濟曰言定篇已會國有巫蠱
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銑曰巫蠱謂時江充
後聞奏傳之子孫以貽後世翰曰言既不復聞
天子子孫以遺後世奏天子乃欲自傳
世也貽遺也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
不隱也

春秋左氏傳序

杜元凱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杜預字元凱京兆人也起家拜尚書郎稍

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位特進薨 翰同 善注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
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
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
舉以為所記之名也良曰錯雜也年有四時舉
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
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
而已向曰大竹曰策小竹為簡木版為牘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
謂之乘去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銑曰檮杌乘皆春秋

之別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

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善

也字周室為王之所由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

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

明赴告策書翰曰上之人謂自孔子已上之人

策簡而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

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銑曰志上以遵周

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

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濟曰害亂也其餘則

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

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脩之蓋周公之

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

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

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

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脩

之要故也良曰略不盡舉謂略身為國史躬覽

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向曰緩

也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銑

究盡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飲之使自趨之

也翰曰使學者優柔尋之自求義理既得若飽而饜飲其自趨進道業而不患不知也饜飲猶食

也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

然後為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曰

凡猶條目也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脩之

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

其理微暗者使明之其道幽隱者使開之闡開也皆據舊例而發義指

行事以正褒貶良曰善者褒之惡者貶之諸稱書不書先書故

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

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為義者此蓋

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齊曰暢通也其

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

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為例之情有五

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義起於五臣作起義在彼稱族

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

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

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

大順諸所諱辟善作避諱璧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

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桶天王求

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翰曰楹屋柱也桶椽也五曰懲惡

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

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

向曰逢事如此類者生其義矣觸逢也長生也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

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濟曰假設或有人問將欲

復答重明其義春秋以錯文見義錯曰錯雜也若此五臣所作如所

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

皆不其然翰曰然猶如此也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為褒

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

為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為斷古今言左氏春

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

祖述進不成為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

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善作其所不通皆沒而不

說翰曰謂十數家所言者如此也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

亂良曰膚淺也言諸家及更淺引公穀預今所

以為異濟曰預今言所作異於諸家專脩丘明之傳以釋經

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

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

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向曰俟待也言有疑

錯之事則備論闕而不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

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未有穎子

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穎之違

以見同異銑曰違謂與理相乖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

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

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為部凡四十部十

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今學

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良曰詳或論也

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為仲尼

自衛反魯脩春秋立素王丘明為素臣銑曰孔子卒後

而為或人所謗云孔子自立為素王以丘明為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

而王魯危行言孫以辟善作當時之害故微其

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翰曰至獲麟之時以為終篇也而左

氏經終孔丘卒向曰至孔子卒時為終篇敢問所安銑曰安何也言

敢問所以何為也荅曰異乎余所聞翰曰言與我所聞異仲尼曰

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

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

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

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為感也絕筆於

于獲麟之一句者善無者字所感而起固所以為終

也曰然則善無則字春秋何始於魯隱公荅曰周平

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

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

之祚胤也良曰言隱公是若平王能祈天永命

紹開中興濟曰祈求也紹繼也言平王能求

道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向曰弘大也則西

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墜翰曰西周謂平是

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

垂法將來銑曰會合也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

歷則周正也所稱之公即五臣魯隱也安在其

黜周而王魯乎齊曰荅上或問之云言公羊者

不黜周王魯之意也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

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善作往考來情

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良曰旨此理

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

濟曰言以忠信禮樂周備

其身以

防其患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避

五臣患非所

聞也

翰曰言既作忠信方復隱諱其事欲以避當時之患非我所聞也答上危行言遜以

避當時

子路欲

善無

使門人

為臣

孔子

以為欺

天

向曰欲使門人弟子為臣禮於孔子孔子以為欺天也天即君也言此所以欺於君為亂

逆之道而

而云仲尼

素王

丘明

素臣

又非

通論

也

銑曰此亦

先儒

以為

制作

三年

文成

致麟

既

已妖妄

又引經

以至仲尼

卒亦

又近誣

向曰誣

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

知途射亦不在三

叛之數故余以為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

於所起

為得其實

翰曰言作春秋起獲麟之時則文之終篇亦止於所起之時

歲也可謂得

至於

反袂

拭面

稱吾

道窮

亦無

取

焉

銑曰或有言孔子獲麟感之而泣以袂拭面曰吾道窮矣言此事虛說非人可取之為實也

三都賦序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左思作三都賦世人未重皇甫謐有高名

於世思乃造而示之謚稱善為其賦序也

皇甫士安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皇甫謐字士安安定朝郡人年二十

始受書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舉孝廉不行又辟著作不應卒於家良

曰左思三都賦成謚見之為之作序以稱其善也

玄晏先生曰善曰謚自序曰始志乎學而自號

稱也濟曰謚有高尚之志以著述古人稱不

為務號曰玄晏先生也玄道晏安也

歌而頌謂之賦然則賦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

弘體理欲人不能加也善曰漢書曰傳云不歌

高能賦可以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智深美可

以列為大夫也釋名曰賦敷也敷布其義謂之

賦翰曰敷布也言布弘體物引而申之故文

必極美觸類而長之故辭必盡麗善曰周易曰

類而長之天下然則美麗之文賦之作也善曰

之能事畢矣

賦麗以則昔之為文者非苟尚辭而已善曰法

曰詩人之君子事之為尚曰將以紐五臣之王教本乎勸

戒也善曰說文曰紐自夏殷以前其文隱沒靡

得而詳焉周監二代文質之體百世可知善曰

五子之歌殷有湯頌論語子曰周監於二郁郁

也向曰言周兼於夏殷故孔子采萬國之風

正雅頌之名集而謂之詩善曰漢書曰古有采

風俗知得失自考正詩人之作雜有賦體子夏

也孔子純取周詩

序詩曰五臣無一曰風二曰賦故知賦者古詩

曰左思三都賦成謚見之為之作序以稱其善也

之流也善曰兩都賦序曰賦者古詩之流也至于戰國王道陵遲

風雅寢頓銑曰頓壞也於是賢人失志詞賦作焉善曰

漢書曰春秋之後周道寢壞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是以孫卿屈原之屬

遺文炳然辭義可觀善曰西都賦序曰文章炳焉論語曰必有可觀者焉

明也良曰炳存其所感咸有古詩之意皆因文以寄

其心託理以全其制賦之首也善曰漢書曰大儒孫卿及楚臣

屈原離譏憂國皆作賦以風喻咸有惻隱古詩之義班固漢書述曰蔚為辭宗賦頌之首及

宋王之徒淫文放發言過于實誇競之興體失

之漸善曰言後世因宋王言過其實故有誇侈爭競之文自此而起風雅體失自此漸長

風雅之則於是乎乖善曰漢書曰其後宋王唐勒競為侈麗宏廣之語沒

其風諭之義法言曰辭人之賦麗以淫逮漢賈誼頗節之以禮自

時厥後綴文之士不率典言並務恢張其文博

誕空類善曰孔安國尚書大傳曰誕大也齊

大者罩天地之表細者入毫纖之內雖充車

聯駟不足以載廣廈善作接榱不容以居也翰

林楊雄甘泉班固兩都張衡二京馬融廣成王

生靈光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馬融為校書郎時鄧太后臨朝遂寢蒐狩之禮故猾賊縱

榱也皆謂說事過實也

其卑高者至如相如上

充滿也廣廈大屋也榱榱也皆謂說事過實也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馬融為校書郎時鄧太后臨朝遂寢蒐狩之禮故猾賊縱

善曰漢書曰其後宋王唐勒競為侈麗宏廣之語沒

齊

橫融以為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上廣成頌以諷
諫向曰王生謂王文考也靈光謂靈光殿賦

也初極宏侈之辭終以約簡之制銑曰宏大煥

乎有文蔚爾鱗集皆近代辭賦之偉也善曰論

大哉堯之為君煥乎其有文章也周易曰君子

豹變其文蔚也難蜀父老曰鱗集仰流良曰

蔚爾文盛貌鱗集言次序也若夫土有常產俗有舊風濟

常產謂土地所常出之物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善曰周易曰

以羣分吉而長卿之儔過以非方之物寄以中

域翰曰司馬長卿揚雄之儔所述物色非本所

夏熟楊雄賦甘泉而虛張異類託有於無祖構

之士雷同景善作附流宕忘反非一時也善曰

史記注曰祖者宗習之謂也蔡邕鄭有遺碑曰

卓形表而景附謝沉後漢書序曰士庶流宕他

州異境向曰祖法也構合也言後世士人法

學相如以合其文章者如雷聲發而眾蛩同啓

若影之附於形如水流一過不復反矣如曩者

此亦久也景影也宕過也非一時言久也曩者

漢室內潰四海圯平銑曰曩昔也潰亂也圯

守一孫劉二氏割有交益魏武撥亂擁據函含

夏善曰公羊傳曰撥亂反正楊雄河東賦曰函

孫權劉備也交故作者先為吳蜀二客盛稱其

益吳蜀地名本土險阻瓌琦可以偏王善曰瓌

瓌琦也良曰作者謂

左思也環美琦大也而却為魏主述其都畿弘敞豐麗奄

有諸華之意言吳蜀以擒五臣作禽滅比亡國而魏

氏善無氏字以交禪比唐虞既已五臣作以著逆順且以

為鑒戒善曰漢書曰甚誘逆之蓋蜀包梁岷之

資吳割荆南之富魏跨中區之衍濟曰梁岷二山名荆南地

名中區中國也衍大也考分次之多少計殖物之衆寡

善曰星之分次物之生殖也周禮曰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域又曰動物宜阜

翰曰分次謂星之分野也牽牛婺女翼軫星皆揚荆之分屬吳也紫參益州分餘皆屬魏分也

殖物謂土地也所出之物也比風俗之清濁課士人之優劣亦

不可同年而語矣善曰過秦論曰則不可同年而語矣向曰言二國不可

與魏同年而語矣謂魏都美也二國之士各沐浴所聞善曰史記曰太

史公曰成王作頌沐浴膏澤銑曰二國吳蜀也沐浴洗滌也所聞謂得聞其美也謂其所習

穢濁一聞美事若洗滌其耳也家自以為我土樂人自以為我

民良皆非通方之論也良曰名自說本土為樂其

作者又因客主五臣無主字之辭正之以魏都折之

以王道其物土所出可得披圖而校善曰左氏

曰疆理天下物土之宜杜預曰蕃殖之物各從土宜濟曰披開校比也言可開圖畫者以比

之言土物皆以實說也體國經制可得按記而驗豈誣也

哉善曰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鄭玄曰體猶分也銑曰按憑也誣虛也

思歸引序

石季倫

向曰思歸引古曲名崇為太僕卿有思歸之意故有此作今集者但收有序而不錄其詞

余少有大志夸邁流俗弱冠登朝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崇早

有智慧年二十餘為修武令有能名范曄後漢書馬援曰吾從弟少游哀吾慷慨多大志禮記曰不從流俗班固漢書述曰矯矯賈生弱冠登朝銑曰大志謂高尚之志也夸猶極也邁遠也言極遠於流俗之事與世不羣也弱冠謂年二十時也歷位二十五年五十以事去官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崇為大邑司農坐未被書擅去官免

更樂放逸篤好林藪

善曰魏太祖祭喬玄文曰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為此

遂肥遁於河陽別業

善曰周易曰肥遁無不利良曰肥猶美也言

美其隱遁之事而居於河陽也河陽縣名別業別居也

其制宅也却阻長

隄前臨清渠栢木幾

善曰楚辭曰水周兮堂下於萬株流水周於舍下

善曰楚辭曰水周兮堂下有觀閣池沼多養鳥

魚翰曰觀臺也家素習技頗有秦趙之聲

善曰揚惲報孫會宗

書曰家本秦人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向曰技樂也

出則以游目弋

釣為事入則有琴書之娛

善曰楚辭曰忽反顧以遊目劉歆遂初賦

曰玩琴書以條暢銑曰出謂出遊也

又好服

食咽伊練氣志在不朽傲然有凌五臣作陵雲之操善曰

古詩曰服食求神仙漢書曰司馬相如既奏大人賦天子曰飄飄有凌雲之氣仲長子昌言曰

節操凌高雲向曰服食咽氣志在不朽謂求長生也操猶志也歛許復見牽

羈婆娑於九列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崇後為太

而羈繫也婆娑游處也九列九卿也時崇為太僕卿困於人間煩黷常思

歸而永歎善曰賈逵國語注曰黷也毛尋覽

樂篇有思歸引善曰琴操思歸者衛女之所作也

歌作思歸引也欲歸不得心悲憂傷援琴而

也此曲有絃無歌今為作歌五臣作樂辭以述余懷

恨時無知音者今造新聲而播於五臣無絲竹

也善曰周禮曰播之以八音銑曰播布也

六臣註文選卷四十五

六臣註文選卷第四十五

也人音... 善曰周... 於今故... 於人聞... 復見... 日...

六臣註文選卷第四十六

梁昭明太子蕭

統撰

唐李善

呂延濟

劉良註

序下

豪士賦序一首

陸士衡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機惡齊王

作豪士賦呂氏春秋曰老聃孔子墨

翟關尹子列二陳駢揚朱孫臆王寒

兒良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然

機猶假美號以名賦也翰曰豪士

謂智勇人也機惡見齊王問自矜其

功有篡位之心因此賦以諷之終不

文選卷四十六

寤矣文選但錄其序莫載其賦

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善曰左氏傳穆叔曰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也言立功者逐事為宜故云不一也向曰建立何則循

五臣本作脩心以為量者存乎我善曰言立德必循於心故存乎我

銑曰立德是因之於心而潤其身進退是非故德聲常存乎我也因物以成務

者繫乎彼善曰言建功必因於物故繫乎彼彼也存夫我者隆殺止乎其域繫乎物者豐約

唯所遭遇善曰言德有恒量至域便止功無常則因遇乃成域謂身也濟曰域謂

身也豐約大本也落葉俟微風五臣本以墮而風之力

蓋寡善曰漢書王恢謂韓安國曰夫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遇風也孟嘗遭

門而泣琴之感以末善曰相子新論曰雅門則以琴見孟嘗君子孟嘗君曰

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對曰臣竊為足下有

所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游童牧豎躑躅

其足而歌其上曰孟嘗君之尊貴亦猶若是乎

於是孟嘗喟然太息涕承睫而未下雍門周引

琴而鼓之徐動宮徵揮角羽物終而成曲孟嘗

君遂歔歔而就之是琴之感以末也五臣同善

注何者欲墮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

繁哀響也是故苟時啓於天理盡於民庸夫可

以濟聖賢之功斗筭可以定烈士之業言遇時

也善本無言遇時也一句善曰時既啓之於天理又盡於人事言立功易也說苑曰管仲

文選曰六

庸夫也相公得之以為仲父論語子貢曰今之
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
向

曰斗筭也故曰才不半古而功已倍之蓋得之於
小器也

時勢也五臣本無也善曰孟子曰當今之時
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唯此時為然

得時遇勢也歷觀古今徼一時之功而居伊周之位
者有矣

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
此情

善曰孟子曰爾為爾我為我文子曰吾
物亦物也物之與我也有何以相物也禮記曰
昆蟲未摯鄭玄曰昆明也明者陽而生陰而

情也夫以自我之量而挾非常之勲神器暉其顧
盼萬物隨其俯仰

善曰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
為也為者敗之翰曰挾帶

也勲功也神器天下也稱其光暉承
其顧盼故萬物隨其心意以為俯仰

心玩居常
之安耳飽從諛之說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

表者五臣本哉善曰史記汲黯曰上置公卿寧
無者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

向曰心玩其所欲以為常安耳飽其諂諛之說
以為實然也功在身外不可自矜也任出才表

言位重且好榮惡辱有生之所大期善曰孫卿
才輕也

惡辱好和惡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
曰期猶同也言生人所大同此意也

銑

忌盈

文選卷之四十一

害上鬼神猶且不免

善曰周易曰鬼神害盈而

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良曰忌人盈滿

而神之下陵上者則鬼神害之也不免謂不免於

誅也人主操其常柄天下服其大節

善曰韓而天下之臣任其大節佐安社稷也故曰天可

讎乎而時有衺服荷戟立乎廟門之下援

于旗誓衆奮於阡陌之上

善曰漢書曰宣帝祠地首重泥土中刃響乘輿車馬驚於是召梁丘

賀筮之有兵謀不吉上還使是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為公車丞亡在

渭城界中夜衺服入廟居郎間執戟立廟門待

上至欲為逆發覺伏誅蘇林曰衺服黑服也過

秦論曰陳涉躡足行伍之間而俛起阡陌之中

斬木為兵揭于為旗翰曰衺服黑衣也荷執

援引奮起也君命天也而天命可讎之乎而欲

有大逆之事也同善注楚將項燕為秦所殺項

梁與諸侯引旗誓衆約將滅秦以報父讎也阡

陌道路也况乎代主制命自下裁物者哉

善曰曰台以為之故云自下尸子曰天生萬物聖人財也

向曰異世所聞將讎於君者尚以為大逆之道

沉乎今者代天子之政以行制命自臣下廣樹

而裁成於物此為臣陵其君非臣下之道恩不足以敵怨勤興利不足以補害故曰代大

匠斲者必傷其手

善曰老子曰夫代大匠斲者斲者非其所宜故為斤斧傷也臣代君制非其

斲固其宜也天子在上同所尊也故人有代匠

所順必為天 且夫政由甯氏忠臣所為慷慨

則寡人人主所不文堪 善曰左氏傳曰衛獻公

政由甯氏祭則寡人 良曰衛獻公之時政由

大夫甯氏不由公族但祭祀宗廟則公王之而

已此忠臣見之慷慨發憤人 是以君爽鞅鞅於

主富之不能久堪其故也 善曰漢書景帝目送周

切五臣 不悅公旦之舉 亞夫曰此之鞅鞅非少

本作快 濟曰君爽邵公也快快不悅見公旦周

主臣 邵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邵公不悅疑

周公也 高平師師側目博陸之勢 善曰魏

於成王也 高平師師側目博陸之勢 善曰魏

相守弱翁遷御史四歲代韋賢為丞相封高平

侯班固述魏相曰高平師師惟辟作威圖黜凶

害天子是毗韋昭曰師師相尊法漢書曰列侯

宗室見郅都側目 翰曰漢丞相魏相封高平

侯師師謂相法也側目 而成王不遣嫌文於懷

言懼也博陸侯霍光也 與尚書

宣帝若負芒刺於背非其然者 五臣本

曰武王既喪管叔及羣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

利於孺子孔安國曰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漢

書曰宣帝始立見高廟大將軍霍光從參乘上

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 向曰言周公霍光

所以使其疑懼之者豈不為臣勢疆而行君之

嗟乎光于四表德莫富焉

王曰叔父親莫昵 善曰尚書曰光被

恨也宣帝同善注 嗟乎光于四表德莫富焉

恨周公於懷嫌疑各 嗟乎光于四表德莫富焉

恨也宣帝同善注 嗟乎光于四表德莫富焉

王曰叔父親莫昵 善曰尚書曰光被

叔父毛萇曰叔父謂周公也 銳曰周公之志

光于四外其德富也成王之叔父其親近也

也 登帝天位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莫至焉

也 登帝天位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莫至焉

也 登帝天位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莫至焉

也 登帝天位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莫至焉

也 登帝天位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莫至焉

也 登帝天位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莫至焉

也 登帝天位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莫至焉

也 登帝天位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莫至焉

也 登帝天位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莫至焉

也 登帝天位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莫至焉

也 登帝天位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莫至焉

也 登帝天位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莫至焉

也 登帝天位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莫至焉

也 登帝天位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莫至焉

漢書昭帝崩霍光上奏曰太宗亡嗣孝武皇帝
曾孫病已可以嗣孝昭皇帝太后詔可尚書伊
尹曰天位艱哉李陵與蘇武書曰薄賞子以守
節論語或問管仲曰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
沒齒無怨言良曰周霍二人登帝王於天位
其功厚也至死不易其節忠之至也沒齒至死
也而傾側顛沛僅而自全齊曰周公為羣叔流
言霍光有芒刺之懼

故皆時危勢劣方而得自全則伊生抱明允以
也傾側顛沛言危也僅劣也

嬰戮文子懷忠敬而齒劍固其所也善曰尚書
立弗明伊尹放諸桐左氏傳曰高陽氏有才子
明允篤誠紀年曰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吳越

春秋曰文種者本楚南野人也姓文字字少禽禮
記孔子曰儒有懷忠信以待舉史記曰勾踐平

吳人或讒大夫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
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

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救叔上書諫
吳王曰腐肉之齒利劍也翰曰伊生伊尹也

文子越大夫文種也同善注齒及也言明信忠
敬之道人之本也以此而死固為人臣所疑也

因斯以言夫以篤聖穆親如彼之懿善曰謂周
曰篤厚也穆和也懿美也大德至忠如此之盛

言厚聖和親周公之美也善曰謂霍光也
善曰謂霍光也尚不能取信於人主之

懷止謗於衆多之口過此以往惡鳥覩其可安

危之理斷可識矣善曰鄒陽於獄上書曰不奪
乎衆多之口銑曰言聖賢

盡忠尚不免讒言過此以往中庸之人何有見
其可存者也是以安危之理斷然可知也惡何

也識也又況乎饗高大名以冒道家之忌運短才

知也

而易

去

聖哲所難

平

者哉

善曰殺梁傳曰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

老子曰富貴而驕自遺其咎莊子曰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眾人良曰

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

齊曰權勢過甚則身危之本也去遠勢利則求

安之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翰曰

先也此理則喪亡其身也見百姓之謀已則中宮警守以崇不

畜之威

善曰左氏傳曰公狩於壞墮申宮警備

曰言見百姓謀欲害其已身則申令於宮寢嚴自警守以崇不積之威畜積也言無積德也

懼萬民之不服則嚴刑峻制以賈古傷心之怨

善曰新序曰商鞅為嚴刑峻法易古三代之制杜預左氏傳注曰賈買也尚書曰民罔不盡傷

心傷亦如以財買物也賈買也然後威窮乎震

主而怨行乎上下

善曰漢書蒯通說韓信曰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

下者不賞良曰震衆心日侈直危機將發而

方五臣本偃仰

瞻直眄謂足以夸世

善曰毛詩曰或棲遲

偃仰魯靈光殿賦曰齊首日以瞻眄坤蒼曰瞻

直視也濟曰侈壞機事也偃仰驕傲兒瞻眄

邪視自尊兒夸世謂笑古人之未工忘善本

事之已拙翰曰笑古人之道不盡善也而知曩

動之可矜暗成敗之有會向曰徒知前日之功可以自矜暗成敗之

理必有運會也。是以事窮運盡必於顛仆。音赴。銑曰：謂傾倒也。風起塵合而禍至常酷也。五臣本無也。善曰：荅賓戲曰：彼皆

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項岱曰：彼謂李斯輩也。風發於天以諭君上。塵從下起以諭斯等。良曰：風起則塵飛而合。暗言禍速應也。酷猶法也。聖人忘功名之過已

惡寵祿之踰量。蓋為此也。齊曰：過已謂虛有。大名而才不足也。夫惡欲之大端賢愚

所共有。善曰：禮記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惡欲者心之大端也。翰曰：人情所惡。心有所欲。此人之大端。則賢愚所共。然而游于徇本

作高位於生前。志士思垂名於身後。受生之分唯此而已。向曰：游子謂游宦之子也。徇求也。夫蓋世之業名莫

大焉。善曰：漢書曰：項羽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震主之勢位莫盛焉。善曰：漢書劉向傳曰：韓信曰：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率意無違欲

莫順焉。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盡不可益。盈難又持。超然自引。高揖而退。善曰：周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毛詩序曰：盈而益謙。毛詩序曰：盈而益謙。毛詩序曰：盈而益謙。

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曰：寧得自引深藏巖穴邪。銑曰：借微也。伊人謂有功之人也。言假使功成之人少覽天道。知運盡不可更益也。盈滿不可又持也。故超然自引而去。高揖。時人以從退靜。可謂美矣。則巍巍之盛。仰邈前賢。洋

洋之風。俯冠來籍。良曰：巍巍高大兒。洋洋美譽也。俯冠來籍。謂為將來史籍也。

之首也而大欲不乏於身至樂無愆乎舊齊曰

謂好道德也愆失也節彌效而德彌廣身愈善本逸而名

愈劭善曰爾雅注曰劭美也此之不為彼之

必昧向曰此謂退身也彼謂貪榮也然後河海之跡堙為窮流

一簣之學善本積成山岳善曰論語曰譬如為

也一罪所蔽矣埋塞也窮小也一簣一籠土也

簣之土漸積以成山岳之大名編凶頑之條身

猷茶毒之痛豈不謬哉善曰毛詩曰人之貪亂

也凶頑之條謂書於史籍有凶頑之名也茶毒之痛謂受刑網也故聊賦焉庶

使百世少有寤云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一首

善曰風俗通曰周禮女巫巫掌歲

時後除疾病禳者繫也於水上盟繫

也巳者社也邪疾已去祈介社也韓

詩曰三月桃花水之時鄭國之俗三

月上也於溱有兩水之上執蘭招魂

後除不祥也續齊諧記曰晉武帝問

尚書摯虞曰三月曲水其義何答曰

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

女至三日而俱亡一村以為怪乃招

攜至水濱盥洗遂因水以泛觴曲水

之義起於此帝曰若所談非好事尚

書郎束皙曰仲治小生不足以知臣

請說其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

泛酒故逸詩曰羽觴隨流波又秦昭

王三日置酒河曲見有金人出奉水

心劔曰令君制有西夏乃因其處立
為曲水二漢相公皆為盛集帝曰善
賜金五十斤左遷仲治為陽城令裴
子野宋略曰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
丙申楔欽於樂遊苑且祖道江夏王
義恭衡陽王義季有詔會者咸作詩
詔太子中庶子
顏延年作序

顏延年

翰曰鄭國之俗
於秦泊兩水之上
除不祥上巳即三日也曲水者引水
環曲為渠以流酒盃而行焉是時宋
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三日飲于樂
游苑且祖道江夏王義恭衡陽王義
季命延年
為序也

夫方策既

載皇王之迹已殊鐘石畢陳舞詠之

情不一

善

禮記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道布

迹三王之

方冊春秋說題辭曰尚書者二帝之

鐘毛詩序

曰方策今之史書也鐘石樂器也單陳謂奏之

也舞謂手

也皆帝王宴樂也

也皆帝王

也皆帝王

也皆帝王

也皆帝王

其宅天衷

立民極莫不崇尚其道神明其位

東京賦曰

豈知宅中而圖大呂氏春秋曰古之

王者擇天

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周禮

日設官分

職以為民極周易曰聖人以神明其

德良日

宅居衷心也極本也言天子居天心

立人本莫不崇高宴樂之道拓洛世貽統固萬

以敬守其位也神明敬也

葉而為量者也五臣本無也字善曰魏志高

賢晉中興書詔相玄曰蕃衛王家垂固萬葉

齊曰拓廣也貽遺統緒也葉代也量大也言廣

世葉以遺後緒使堅**有宋函夏帝圖弘遠**善曰

萬代而成乎大道也

河東賦曰函夏之大漢書服虔曰函夏諸夏也

孝經鉤命決曰丘乃授帝圖撥秘文翰曰函

夏中國也言有宋奄**高祖以聖武定鼎規同造**

居中國也弘大也左氏傳王孫滿謂楚子曰成

物善曰宋高祖也

司馬彪曰造物者為道孔子曰夫造物者為人

也大道造化萬物以得其所者言高祖規矩同

於大皇上**以教文承歷景屬宸居**善曰皇上宋

道也

曰濬哲文明又曰天之曆數在爾躬光景連屬

也典引曰高光二聖宸居其域蔡邕曰如北辰

居其所而眾星拱之**隆周之卜既永宗漢之兆在焉**

聖景明屬繼也宸居帝位也言文帝以聖文之

德以承歷數明

繼先帝位也**隆周之卜既永宗漢之兆在焉**

善曰揚雄河東賦曰脈隆周之大寧左氏傳王

孫滿曰成王定鼎於郊鄆卜世三十卜年七百

良曰周室既興卜年七百漢丞相陳平等共誅

諸呂使迎代王立之文紀曰王卜得大橫占曰

大橫庚庚余為天王遂即位為文帝也宋

為漢後故云宗漢言宋祚將與周漢同也**正體**

毓德於少陽王宰宣哲於元輔善曰正體太子

也喪服傳曰父

為長子三年傳曰何以三年長子正體於上

易曰蠱君子以振民育德少陽東宮也鄭玄禮

記注曰東郊少陽諸侯象也王宰謂王為宰輔

毛詩曰宣哲維人文武惟后班固涿邪山文曰

宣哲維人文武惟后班固涿邪山文曰

宣哲維人文武惟后班固涿邪山文曰

宣哲維人文武惟后班固涿邪山文曰

宣哲維人文武惟后班固涿邪山文曰

宣哲維人文武惟后班固涿邪山文曰

宣哲維人文武惟后班固涿邪山文曰

宣哲維人文武惟后班固涿邪山文曰

宣哲維人文武惟后班固涿邪山文曰

宣哲維人文武惟后班固涿邪山文曰

宣哲維人文武惟后班固涿邪山文曰

宣哲維人文武惟后班固涿邪山文曰

睨眈將軍大漢元輔濟曰正體謂太子承繼天子之體以有德於東宮也東宮曰少陽也王宰宰相也哲智也元君也言宰相畧緯昭應山之臣宣智力於君以為輔佐也

瀆效靈善曰說文曰畧日影也緯五星也易乾鑿度曰五緯順軌四時和栗山五嶽也瀆四瀆也劫靈山出器車瀆出圖書之類

曰畧日緯星也昭應謂明而不錯亂也山謂五岳瀆謂四瀆也效呈也言五岳**五方雜選**徒四瀆呈其神靈以示我福也

隩於來暨善曰漢書曰京師五方雜錯尚書曰六來暨九州攸同四隩既宅吳都賦曰都輦

殷而四隩來暨向曰五方四方中國也雜選還人物殷衆也四隩四方蠻夷也暨至也

賢建威則擇之於茂典施命發號必酌之於故

實善曰左氏傳上會曰是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信又曰為君之舉也內姓選於

典尚書穆王曰發號施令罔有不臧毛詩序曰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國語楚穆仲謂宣王曰魯侯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資於故實

統曰建立威親茂美典則也言選賢才以居職立親戚以為公侯則擇其美行可法則者**大予**

施命謂行命也酌取也故實先王之道也**大予**

協樂上庠肆教善曰東觀漢記孝明詔曰正大氏養國名於上庠長曰大予樂

名協和也上庠儒學也肆行也**章程明密品**

式周備善曰漢書曰高祖命張蒼定章程謝承後漢書曰魏郎為河內太守明密法令

漢書曰宣帝樞機周密品式備**國容**賦令而動

具濟曰品品秩也式猶法也**國容**賦令而動

軍政象物而具善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

教為宰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翰曰**

國容百官上下之義也**賦令謂觀號令也象物**

謂象能羅虎豹之威猛也箴闕記言校文講藝之官采遺於

內轡車朱軒懷荒振遠之使論德于外善曰左氏傳魏

絳曰昔周辛甲之為太史也命百官箴王闕禮記曰言則左史書之西都賓曰啓發篇章校理

秘文講論于六藝稽古於同異揚雄荅劉歆書曰常聞先代轡軒之使風俗通曰周秦常以八

月轡軒使採異代方言辨亡論曰轡軒聘於南荒尚書大傳曰未命為士不得朱軒西征賦曰

銜命則蘇屬國震遠則張博望向曰箴戒也言太史之官作戒以戒天子百官之闕失也天

子所言則左史書記之校文講藝之官謂儒學之職采遺謂采拾遺闕之事

執曰轡車朱軒使者之車也言使臣能來遠荒之國以為王臣振起王化於遠方之人也論德論天子之德也

頽莖素毳非柯共穗之瑞史不絕書棧山航

海踰沙軼日漠之貢府無虛月善曰左氏傳晉司馬叔侯曰魯

之於昔也職貢不乏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揚雄交州箴曰航海三萬束牽其犀良

曰頽莖朱草也素毳白虎也并柯連埋木也共德嘉禾也昔太平之瑞也言於國史上書之不

絕言常有之濟曰言遠方之國山作棧道海濟舟航踰沙漠來貢土物府庫之內每月無

絕也烈燧千城通驛萬里翰曰燧烽火也千穿居城言郡縣多也

之君內首稟朔卉服之曾迴面受吏善曰魏都賦曰思稟

正朔尚書曰島夷卉服刺秦美新曰海外遐方迴首內嚮漢書曰邛笮之君長欲願為內臣妾

請更北面向曰穹居之君匈奴也卉服之酋南蠻也內首迴面皆賓服為臣也稟朔稟正朔

也受吏謂受郡縣之化是以異人慕響俊民間出善曰班固漢書

贊曰羣士響慕異人並出尚書曰俊民用章漢書曰漢興詩書往往間出

警蹕清夷表裏悅穆善曰仲長子昌言曰姦惡既弭警蹕清夷良曰天子出入曰警蹕夷平也

將徙縣中宇張樂岱郊表裏內外也穆和也善曰言將徙都洛邑封禪泰山也莊子曰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

濟曰宋居江東故將欲移都於中國也縣都也中宇中國也張用也岱山也郊南郊也將欲用

樂祭岱山**增類帝之宮**五臣註**飭禮神之館塗**拜南郊也

歌邑誦以望屬車之塵者久矣善曰禮記曰天子將出征類干

上帝類祭也西都賦曰禮神祇懷有靈司馬相如諺獵曰把鑄車之清塵

車二十六乘以從於後也望屬車日躔直胃維

者望天子來也塵者車行之塵也

月軌青陸善曰漢書曰日月初躔星之紀也

之二八星步次於箕維漢書天文志日月順入軌道河圖帝覽媽曰立春春分月從東青道杜預左氏傳注曰陸道也

向曰此始謂三月之時也躔次也胃星名維畔也月令云季春之月日在胃也言日次胃星之執行畔也青陸東道也言立春春分月從東道也言月行於此也

皇祇發生之始后王布和之辰善曰皇天神也祇地神也周禮

曰大宗伯掌天神地神之禮曹植九詠曰皇祇降兮潛靈舞爾雅曰春為發生禮記曰后王命

冢宰降德于衆兆人又曰子孟春之月命相布德和令

萬物之時君王布政惠和

思對上靈之心以惠之日也后君也辰日也

庶萌五臣本**之願加以二王于邁出餞戒告**善曰

二王已見上注毛詩曰從公于邁韓詩章句曰
送行飲酒曰餞燕禮曰小臣戒盥者鄭玄曰君
以宴禮勞使臣則警戒告語焉良曰言天子
思答上天之心以惠衆人之望乃加以江夏衡
陽二王于行出蕃使布化行惠於百姓也天子
乃與羣臣出餞戒告以勸職業也上靈上天也
疾民衆人也願有詔掌故爰命司歷善曰封禪
望也邁行也濟故左氏傳仲尼曰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獻
掌故左氏傳仲尼曰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獻
濟曰掌故掌知故事者司歷知時歷之高也獻
洛飲之禮具上巳之儀善曰洛飲上巳並已見
下洛南除輦道北清禁林善曰上林賦曰輦道
林而屯聚向曰除輦除也輦道天子行之道也禁林苑也左關巖墜鄧都右
梁潮源略亭臯跨芝廬苑太液懷曾山善曰難

老曰關漢書梁縣原穆天子傳曰天子東升于
三道墜洛神賦曰稅駕乎衡臯林駟乎芝田漢
書有太液池魏曰關據也險峻也梁橋也言
潮水之上作橋良曰亭臯謂野作亭也上林
賦云亭臯千里言此所游之處陵略於上林之
大也芝廬芝田也洛陽地名言亦將跨越之也
漢武帝太液池中有高山言我松石峻境古葱
今以彼池為苑包懷其高山也松石峻境古葱
翠陰煙游泳之所攢萃翔驟之所往還於是
離宮設衛別殿周徼音叶善曰西都雜貢曰離
宮別觀三十六所周以鈎
陳之位衛以嚴更之署周廬千列徼道綺錯
齊曰峻境高峻也葱翠青色也陰煙山中氣也
翰曰游泳魚龍也攢萃集聚也翔驟鳥獸也
向曰離宮天子出游之宮設衛宿衛也徼循也
言周循於山旌門洞立延帷接榼五臣本作榼
水之間也

曰周禮曰王之會同為帷宮設旌門揚雄蜀都賦曰延帷揚幕接帳連岡又周禮曰王之會同之舍設帷栒再重杜子春曰栒行馬也銑曰旌門以旗為門洞通也言各相對迴行而立之延帷謂列帷使相接而迴栒也栒即牙也閱水環階引池分席曰善歎逝賦曰閣水以成川良曰閣流也環繞也分席謂水分流各至席坐之所謂流杯池也

春官聯事蒼靈奉塗然後升秘駕胤緹兮騎搖

玉鑿發流吹善曰言春官聯事以供職蒼靈奉塗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二曰賓客之聯事蒼靈青帝也尚書帝命噲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蒼

靈府鄭玄曰蒼帝靈威仰之府續漢書曰緹騎二有人屬執余吾楚辭曰鳴玉鸞之啾啾兮

和南子曰龍舟鸞首浮吹以虞齊曰春官掌禮之官聯事謂上下聯事出游之禮也蒼靈謂

春初句芒也奉塗謂前驅以清道天子馬也胤引也緹騎金吾騎兵也王鑿天子

法駕也流吹笳簫之類也天動神移淵旋五臣本作放雲被以降

子行所禮也善曰羽獵賦曰天動地岷淮南子曰藏志九旋之淵蔡邕獨斷曰天

子以天下為家自謂所居為行在所向曰旒

此皆衆士有官行從多兒行所即游所也

而帝暉臨帳百司定列鳳蓋俄軫虹旗委旒善曰

我軫委旒不引也東都主人曰鳳蓋翠纒楚辭曰回朕車俾西引牽虹旗於玉門銑曰帝暉

天子也臨帳坐於帳也軫停也委安也肴款速芬藉觴醕亦泛浮

善曰毛詩曰其肴維何包鼈鮮魚其款維何維

荀及蒲鄭玄禮記注曰醕音酒也良曰魚肉也觴醕酒也泛浮言多也妍歌妙舞之容衛

組樹羽之器

善曰古妍歌篇曰妍歌展妙聲發曲吐令辭邊讓章華賦曰妙舞麗

於陽阿阮謀三禮圖曰荀虞兩頭並為龍以衛組曹植九詠曰雲龍兮銜組流羽兮交橫毛詩

曰設業設篋崇牙樹羽翰曰鐘磬之格兩頭並刻為龍頭以樹綵組又樹以羽毛為幢者皆

樂器也三奏四上之調六莖九成之曲競氣繁聲

合變爭節

善曰韓子曰師曠奏清徵一奏有玄鶴二八來集再奏而列三奏延頸而

鳴據翼而舞馬融琴賦曰師曠三奏而神物下楚辭曰四上競氣極聲變王逸曰四上謂代奏

鄭衛也漢書曰顓頊作六莖尚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

龍文飾纒青翰侍御

善曰班固西域傳贊注同善龍文飾纒青翰侍御

血之馬也說苑莊辛謂襄城君曰鄂君乘青翰之舟汎新波之中

御及華裔殷至觀聽驚集楊袂風山舉袖陰澤

靚

裝藻野袷服縉川

善曰籍川賦曰居靡都觀聽之所踰躍法言曰雷震于天風薄于山上

林賦曰靚粧刻飾鄒陽上書曰袷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說文曰縉繁彩色也

內外也殷盛也驚奔也言侍從衆揚其衣袂動山上草木如風吹山也舉袖則蔽川澤乃成其

陰矣靚裝美人脂粉之色袷服美麗之衣也言美人裝服映其川野成其

故以殷

隱賑軫外區

煥衍都內

五臣本作會

者矣

善曰西京賦曰鄉邑殷賑張劔閣銘曰矧茲

狹隘王之外區王粲羽獵賦曰叢華雜沓煥衍陸離良曰殷賑富有兒區方也煥衍多溢兒

上應萬壽下禔

移氏

百福

善曰毛詩曰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司馬相如難

蜀文曰中外提福毛詩曰**而筵稟和闔堂依德**

卜爾百福翰曰膺當也良曰筵席也稟受也闔滿也言羣臣而席滿

堂皆受天子和平之樂依天子仁惠之德也情

盤景遽歡洽日斜銑曰盤樂也景亦日也**金駕揔**

駟聖儀載佇向曰金駕天子車也揔駟謂聚其

佇謂盤桓未去尚惜此宴也**悵釣臺之未臨慨艷宮之不縣**

善曰左氏傳曰楚子合諸侯於申敬舉言於楚子曰夏啓有釣臺之享康王有艷宮之朝

濟曰悵既並歡也釣臺夏啓會饗諸侯之所也在洛陽艷宮周康王朝諸侯之宮也在長安縣謂縣鍾磬之格朝諸侯則設以樂也縣懸也此蓋歎未至中國之兩京也**方且排鳳**

闕以高游開爵園而廣宴善曰闕中記曰建章園闕臨北道鉅鳳在

上故號鳳闕鄴中記曰鉅爵臺西有爵園翰曰鳳闕闕名爵園鄴都園名言志欲平中原以為宴**並命在位展詩發**五臣本

志則夫誦美有

章陳信無愧者歟善曰楚辭曰展舒也周易曰有孚發

若信以發志也毛詩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

向曰楚子木問趙孟云范武子德何如對曰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也言其敬鬼神而不虛也言今天子仁明頌美德亦無愧也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一首

王元長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武帝永明九年三月三日幸芳林園禊飲

朝臣勅王融為序文薄富麗當代稱之

臣聞出豫為象鈞天之樂張焉善曰史記曰趙簡子病二日而

悟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于鈞天廣樂九
奏萬舞莊子曰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
之樂於洞庭之野良曰易豫卦云先王以
作樂崇德象則易象也鈞天乃天帝樂也

乘既位御氣之駕翔焉
善曰莊子曰乘天地之
正而御六氣之辯穆天

子傳曰天子命駕八駿之乘遂東南翔行馳千
里郭璞曰行如飛翔也濟曰易乾卦云時乘

六龍以御天也既位謂飛龍喻天子得位
也御氣則御行於元氣中也駕則龍也

得一奉宸逍遙襄城之域
善曰老子曰王侯得
一而天下正尚書曰

惟辟奉天宸與辰同典引曰高光二聖宸居其
域蔡邕曰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莊子曰

黃帝特見大隗于具茨之山至襄城之野
曰宸天也言得純一之正道以奉天謂黃帝也

言黃帝問道至于襄城之
野也逍遙游兒城野也

體元則大悵望姑射

善曰

東都主人曰體元立制繼天而作論語子曰唯
天為大惟堯則之向曰元善也體善則大謂

堯也堯出游見四子於姑射之山容然喪其天
下謂得道也附山也銑曰言黃帝及堯皆求

道深遠虛無蓋其自善者也非與下同
之也容眇深遠也寂寥虛無也適善也

至如夏

后兩龍馱驅璿臺之上穆滿八駿如舞瑤水之

陰亦有饗云固不與萬民共也
善曰山
海經曰

大樂之野夏后啓於此舞九代馬乘兩龍毛詩
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諏易歸藏曰昔者夏后啓
筮享神於晉之虛作為璿臺於水之陽列子曰
周穆王遠遊命駕八駿之乘驂騶綠耳赤驥白
儀渠黃踰輪盜驪山子張甚曰儀古義字又穆
天子傳曰天子北升太山之上以望四野乙丑

天子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毛詩曰執轡如組
兩驂如舞孟子曰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
馬之音羽毛之美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
此無佗不與民同樂也良曰夏后帝啓也有
馬號為兩龍乘游於璿臺之上以饗諸侯百官
也璿臺臺名穆滿周穆王也言乘八駿之馬以
游行天下也如舞謂馬行兒瑤水瑤池也言穆
王游於崑崙山見西王母與宴于瑤池之上也
言此二主有宴饗則又我大齊之握機創歷誕
不與天下萬人共樂也

命建家接禮貳宮考庸太室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齊太祖高皇帝

諱道成字紹伯受宋禪尚書曰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又曰永建乃家孟子曰舜尚見帝帝館甥於貳室亦饗舜進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趙岐曰尚上也舜在畎畝之時堯友體之舜上見堯舍之於副宮堯亦就饗舜之所設更為賓主尚書大傳曰舜十有五祀舜為賓客禹為

主人樂正進贊曰尚考太室之義唐為虞賓鄭玄曰舜既使禹攝天下之事於祭祀避之居賓客之位獻酒則為亞獻尚考猶言往時也太室明堂之中央室也義當為儀儀禮儀也謂祭太室之禮堯為舜賓也濟曰握機執天下之柄也創歷改正朔也誕大建立也翰曰貳宮大子接禮賢人之所也庸用也太室明堂也言考用才能於明堂也
幽明獻期

雷風通饗昭萃之珍既徙延喜之玉攸歸
善曰

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曰幽圓曰明禮記曰幽則有神太公伏符陰謀曰武王伐紂四海神河伯皆曰天伐殷立周謹來受命願獻時雨論語識曰仲尼云吾聞堯率舜等遊首山觀河渚一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期尚書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尚書大傳曰舜將禪禹八風循通又曰堯得舜推而尊之贈以昭華之玉尚書旋璣下鉞曰玄圭出刻曰延喜之玉向

曰幽明獻期祥瑞見也雷風通饗陰陽和也
銑曰舜時西王母獻昭華玉天錫禹玄珪刻曰
延喜之玉言此二寶
徙歸于齊也攸所也
革宋受天保生萬國度

邑靜鹿丘之歎遷鼎息大坳
古螢之慙
善曰周書

受大命革殷受天明命又曰我聞古商先王成
湯保生商人又度邑篇曰維王克殷乃永歎曰

嗚呼不淑充天之對自鹿至于丘中具明不寢
帝王世紀曰湯即天子位遂遷九鼎于亳至大

呵而有慙德周書丘或為苑
良曰齊改宋歷
數而受天命以為天子也
濟曰度邑謂卜度

邑都也言武王克殷將度邑自鹿丘而歎耻者
以臣伐君之名也成湯即天子位還遷九鼎于

亳都至大坳而有慙德亦謂以臣伐君也鹿丘
大坳並地名言齊受宋神讓之位而無慙歎之

事靜息皆
猶無也
紹清和於帝歎顯懿於王表
善曰

清和之德繼於大道揚子雲劇秦美新曰鏡淳
粹之至精聯清和之正聲蔡邕月令論曰出北

闡視帝猷法言曰昔在有熊高辛唐虞三代咸
有顯懿故天因而瑞之為神明主河圖曰成帝

德者堯開王表者禹
翰曰紹繼也猷道也懿
美也表外也言能繼清和之德於五帝之道連

明美之理於
駿發開其遠祥定爾固其洪業
善曰

三王之外
毛詩曰濟哲維商長發其祥又曰駿發爾私劇
秦美新曰制作六經洪業
向曰駿疾也言齊

帝之德疾發聞於天下故能開遠方之祥瑞也
詩云天保定爾亦孔之固謂安定之道堅固其

大業
皇帝
善曰蕭子顯齊書紀曰世祖武皇帝
也
諱曠字宣遠以太子即位
銑曰齊

武帝
體膺上聖運鍾下武
善曰墨子曰上聖立
也
為天子其次立為三

公毛詩序曰下武嗣文也
良曰膺當也鍾聚
也
下武謂文王之下武王繼之言武帝能繼先

業亦如武王繼文王冠五行之秀氣邁三代之

之道故云運聚下武冠五行之秀氣邁三代之

英風善道之行也三代之英立未之逮而有志焉

善曰毛詩曰倬彼雲漢為章于天譬猶天子為

法度於天下也周易曰聖人與日月合其明

德也曰昭章雲漢喻文牢籠天地彈壓山川

善曰帝者體太一牢籠天地彈壓山川

敷文化以柔遠善曰神道設教而天下服劉義

恭丹徒宮集曰昭化景俗玄教疑神廣雅曰景

私法含弘而不殺善曰淮南子曰覆露昭道普

品物咸亨又曰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

夫潛夫論曰簡刑薄威不殺不誅此德之上也

翰曰聖人好猶且具明廢寢吳畧忘餐善曰此

生惡殺也食之歎注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吳弗皇暇

念負重於春冰懷御奔於秋駕善曰鄧析子曰

乘奔而無轡履冰而負重也尚書曰若蹈虎尾

涉於春冰莊子曰尹儒學御三年而無所得夜

夢受秋駕明日往朝師師曰今將教子以秋駕

翰曰明君之治人若負重而履冰恐不勝其重

懼見陷於冰若御奔馬於秋駕可謂巍巍弗與

恐有覆敗也秋駕天子法駕也

蕩蕩誰名下而不與焉又曰大哉堯之為君蕩

文選四集

十一

蕩乎民無能名焉良曰巍巍高大之兒蕩蕩
廣遠之稱言高大廣遠之德人不可與之比也

人誰能名焉
秉靈圖而非泰涉商其何險善曰春秋漢舍

授錄於羲皇孟子曰以其道舜受堯之天下不
以為泰呂氏春秋曰舜修德而苗服孔子聞之
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為峻矣向曰
秉執也靈圖天子位也言不以天子之位為泰
者蓋憂天下也言齊天下之難雖如孟門太行
亦不以為險志憂**儲后睿哲在躬妙善居質**善

善曰禮記曰和順積中而英華外發法言曰吾
未見斧藻其德若斧藻其素者應劭漢官儀曰
太子太傅曰就月將琢磨玉質言太子有玉之
質琢磨以道也良曰斧藻謂脩飾也令善範

也**法言炳丹青道潤金璧**善曰法言或問聖人之
青初則炳又則渝渝乎哉淮南子曰夫道潤乎
草木浸乎金石毛詩曰如金如錫如珪如璧
濟曰言炳丹青文**出龍樓而問豎入虎闈而齒**

也道潤金璧美也
曹善曰漢書成紀曰上尊召太子出龍樓門周
禮曰師氏以三德教國子居虎門之左蔡邕
明堂月令論曰周官有闈門之學禮記曰行一
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
也尚書曰夔典樂教國子**翰曰龍樓漢太子門**
名也問豎謂文王為太子至寢門外朝於王季
問於內豎又曰今日安否如何虎闈教國子之
學所也公卿之子為曹子言太子入學以年大

小為次不以天子之子為上故云齒冑齒年也愛敬盡於一人光耀究

於四海善曰孝經曰愛敬盡於事親毛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呂氏春秋曰愛敬盡

於事親光耀加於百姓究於四海此天若夫族

子之孝也何曰一人天子也究盡也茂麟趾宗固磐石跨躐展昌姬韜軼炎漢善曰

日麟之趾振振公子漢書宋昌曰帝王子弟犬

牙相制所謂磐石之宗春秋錄圖曰蒼精萌姬

稷之後昌東觀漢記序曰漢以炎精布耀或幽

而光銑曰茂盛也麟趾詩篇名美公族之盛也也磐石大石也言宗族堅固如大石不可轉易

也跨越也昌姬謂文王也韜藏軼過也言齊帝

之德踰越跟踉於文王懷藏超過於炎漢也漢火德故稱炎也元宰比肩於尚

父中繼踵乎周南分陝流勿翦之勸來仕允

克施之譽善曰元宰冢宰也中鉉司徒也說

毛詩曰惟帥尚父周易曰鼎金鉉鄭玄曰金鉉

喻明道能舉君之官職也鄭玄尚書注曰鼎三

公象也毛詩序曰周南言化自北而南故繫之

周公公羊傳曰自陝以西勛公主之國語曰秦

后太子來仕其車千乘韋昭曰來仕於晉也班

固漢書貢禹贊曰禹既黃髮以德來仕尚書曰

君陳克施有政良曰元宰謂宰相也言宰相

之德與太公比肩也鉉鼎耳也以黃金為之黃

色為中故言中此三公位也踵跡也周南周公

也濟曰周公勛公分陝界而治人皆歡悅故

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勛伯所爰也允信也

克能也言來仕宦信能當施惠之譽矣言皆用

人得賢才也莫不如珪如璋令問令望朱弗斯皇

室家君王也善曰毛詩曰如珪如璋令問令

望又曰朱弗斯皇室家君王

文選百七

翰曰珪璋王名喻賢才也令善也朱萐官之服
飾也皇大也室家猶親密也言為臣皆親密於
君一心也
本枝之盛如此稽古之政如彼善曰毛詩曰文

盡忠也
王孫子本枝百世尚書曰若稽古帝堯
古帝堯
向曰本枝謂宗族也
用能免羣生於

湯火納百姓於休和草萊樂業守屏稱事善曰史記

曰文帝特會天下新去湯火人人樂業左氏傳
君子曰一人刑善百姓休和莊子曰農夫無草

萊之事則不比禮記諸侯曰某土之守臣其在
邊邑曰某屏尸子曰能官者必稱事
銑曰湯

火謂禍亂也休和謂禍亂已平兵戈不用故致
之使休息和平也草萊謂山野採樵之人也守

屏謂州
引鏡皆明目臨池無洗耳善曰譙周考

牧也
引鏡自照曰時清日明皇甫謐高士傳曰堯致

天下讓許由巢父聞之以為汙乃臨池水而洗
耳良同善注言今時清故人皆明目也無洗

耳言今太平
沈冥之怨既缺適和軸之疾已消

野無逸人也
善曰漢書曰蜀嚴沉冥侯巴曰嚴君平常病不

事沉冥而死亦繫矣毛詩曰考盤在陸碩人之
軸考盤在阿碩人之適毛萇曰軸病也謂賢人

隱居而難困疾也
濟曰沉冥適軸皆疾病也
缺消謂疾

與廉舉孝歲貢善本**於外府署行**去

病盡除也
議年日夕于中甸
善曰漢書曰詔執事與廉舉

諸相國府署行議年蘇林曰行狀年紀也尚書
曰五百里甸服
翰曰言舉孝廉賢本每歲貢

自州郡也外府州郡也署考也考吏行之最最
議年穀之豐儉而奏於天子使朝夕盈于畿甸之
也
中協律揔章之司序倫正俗善曰漢書曰李延

也
年為協律都尉魏

志曰明帝立摠章觀荀氏傳曰最為光祿大夫
公以為魏杜夔所制律呂檢校大樂摠章鼓吹
八音與律呂乖毛詩序曰先王以是厚人倫美
教化移風俗風俗通曰為政之要辨風正俗最
其上也 向曰協律樂官摠章禮官 **崇文成均**
也倫次也言各言次序以正風俗也

之職道德齊禮善曰魏志曰明帝置崇文觀徵
掌成均之法以教建國之學校而合國之子弟
焉論語子曰導之以德齊之以禮 銑曰崇文
成均文學官也言理道

德之本齊禮樂之先 **挈壺宣夜辨氣朔於靈**
臺書笏珥彤紀言事於仙室 善曰周禮夏官口

也 善曰周禮夏官口 挈壺氏掌懸壺蔡
氏掌筭天志曰言天體者有三家其一曰宣夜鄭
玄七詩箋曰天子有靈臺者所以觀侵象察氣
之妖祥左氏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
書雲物禮記曰造受命於天則書於笏潘岳賈

武公誅曰惟帝以公通揚祖宗延登東序服袞
珥彤史記曰秦文公初有史以紀事禮記曰動
則左史書之華嶠後漢書曰學者稱東觀為老
氏藏室家道蓬萊今故言仙室 良曰挈壺氏
掌刻漏之官知晝夜日月氣候之事朔月初也
靈臺觀懸象之所也執笏者所以書記事也珥
執也形赤管筆也皆史臣所 **塞帷斷裳危冠空**
履之吏 善曰漢書曰蓋寬饒初拜為司馬未出

劔危冠而有子西漢書曰唐遵以明經飾行顯
名於世衣弊履穿餘同銑注 銑曰後漢賈琮
為冀州刺史車垂赤帷而行及至州自言曰刺
史當遠視廣聽何反垂帷於車以自掩蔽乃命
御者褰去其帷朱博為琅邪太守俗多舒緩衣
長不中節度皆斷其衣裳令去地三寸以便於
事危冠壞冠也空履蔽履

也言其吏清廉而貧也 **影搖武猛扛鼎揭**
也言其吏清廉而貧也

也言其吏清廉而貧也

也言其吏清廉而貧也

也言其吏清廉而貧也

也言其吏清廉而貧也

也言其吏清廉而貧也

也言其吏清廉而貧也

也言其吏清廉而貧也

也言其吏清廉而貧也

也言其吏清廉而貧也

也言其吏清廉而貧也

也言其吏清廉而貧也

也言其吏清廉而貧也

也言其吏清廉而貧也

也言其吏清廉而貧也

也言其吏清廉而貧也

也言其吏清廉而貧也

也言其吏清廉而貧也

旗之士

善曰漢書曰霍去病每從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為嫖姚校尉華嶠後漢書曰丁

白為武猛校尉法言曰或問力能扛鴻鼎揭華旗知德亦有之乎百人也良曰影搖輕便兒

扛揭皆勤恤民隱糾逖王慝士德反善曰舉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左氏傳曰王謂晉文侯

曰以綏四方糾逖王慝翰曰恤憂隱痛逖遠王大慝惡也言憂勤天下人所痛糾察風俗遠大惡也射集隼於高墉繳

若大風於長隧不仁者遠惟道斯行善曰周易

隼于高墉之上毛詩曰大風有隧論語子夏曰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禮記曰

大道之行也濟曰隼鷲鳥也以喻凶人也墉牆也喻人所居也言射此鳥於高墉之上喻除

凶人於平人之間也兇射大風為害竟使羿繳之於青丘之澤大風風伯繳射也隧隧道也

護秀茂聞攘爭掩息善曰毛詩曰好言自口秀言自口尚書曰無敢寇攘

翰曰讒譖之人在朝如苗之有秀言此事於齊朝亦無聞也茂無也攘爭謂攘臂而爭訟也掩

息言稀鳴桴流於砥路鞠茂草於圓扉善曰說無也稀鳴桴流於砥路鞠茂草於圓扉文曰桴

鼓柄也漢書曰張敞為京兆尹桴鼓稀鳴市無偷盜毛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又曰踧踖周

道鞠為茂草周禮曰以圜土教罷民向曰桴擊鼓桴也桴所以鳴於路者蓋為盜發而擊之

也今稱鳴謂少盜賊也砥平也鞠養也茂盛也圓扉獄也言時無犯罪者獄皆久空故養盛草

於獄者年闕市井之游善曰史記太史公曰文中七十翁未嘗至市井遊遨嬉戲如小兒狀銑

曰者年老人也漢孝文之治至和平老人不游也市井雅齒豐車馬之好宮隣昭秦荒憬切九永清

也

也

夷善曰閑居賦曰昆弟班白兒童推齒應劭漢官儀曰不制之臣相與比周比周者宮鄰金

虎宮隣金虎者言小人在位比周相進與君為隣堅若金讒言人惡若虎毛詩曰憬彼淮夷來獻其琛仲

長子昌言曰警蹕清夷濟曰推齒小子也年五歲有鳩車之樂七歲有竹馬之歡皆謂得其

天性也翰曰宮居隣近憬遠夷平也言天子之道居近昭泰之治荒遠之國感盛德而清平

也侮食來王左言入侍離身反踵之君髹側背

貫曾之長屈膝厥角請受纓縻善曰漢書匈奴傳曰壯者食肥

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也古本作晦食周書曰東越侮食尚書曰四夷來王揚雄蜀王

本紀曰蜀之先名曰蠶叢柏濩魚鳧開明是時人民推髻左言漢書曰南越王太子嬰齊入侍

周書曰離身染齒之國以前角神龜為獻爾雅曰北方有比肩人焉迭食而迭望郭璞曰此即

半體之人人各有一目一鼻孔一臂一脚亦猶魚鼠之相合爾呂氏春秋曰舜登為天子大人

反踵皆被其澤高誘淮南子曰反踵國名其人南行迹北向也淮南子曰三苗鬻首山海經

曰有貫曾國其人曾有窟括地圖曰禹平天下會于會稽之野又南經防風之神弩射之有迅

雷二神恐以刃自貫其心禹哀之乃拔刃療以不死之草皆生是為貫曾之民喻巴蜀文又交

臂受事屈膝請和孟子曰武王之伐殷百姓若崩厥角趙岐曰厥角叩頭以額角犀擗地也漢

書終軍曰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致之闕下難蜀父老曰蓋聞天子之牧夷狄也其義羈縻勿

絕而已向曰侮食左言蠻夷國也銑曰離身及踵鬻首貫曾四海國名屈膝拜也厥角叩

頭也纓縻皆係也言請受文鉞碧瓘之琛奇幹國家拘係以輸貢賦也

五臣善芳之賦善曰文鉞未詳一日鉞當為鉞杜篤展武論曰文鉞水震鄉風

作翰

文選卷之六

仰流徐廣晉紀曰鮮卑以碧石為寶王沅魏書
曰東夷矢用楛青石為鏃孔安國尚書傳曰祭
中矢鏃也家語孔子曰昔武王克商於是肅慎
氏貢楛矢石磐其長尺有咫周書曰成王時貢
奇幹善芳者頭若雄雞佩之令人不昧孔晃曰
奇幹亦北狄善芳著鳥名不昧不忘也良曰
善芳遠國異鳥名餘
純牛露犬之玩乘黃茲白
皆遠方物之寶也

之駟善曰周書曰卜廬國獻純牛純牛小牛也
又曰渠搜獻鼯犬鼯犬露犬也能飛食虎

豹又曰白民乘黃乘黃者似狐其背有兩角又
曰西方正北曰義渠獻茲白茲白者若馬鋸齒

食虎豹翰曰皆遠方奇獸也
盈衍儲邸充仞
玩美也茲白似馬故云駟也

郊虞向曰盈衍溢滿也儲邸猶附藏也言遠方
之物溢滿於府藏也充仞滿也郊四郊也

奇禽異獸滿於四郊山澤也
馴犢片作軌躅相尋

馴犢善曰尚書曰包匭菁茅匭音軌聘
禮曰賈人啓積取圭垂繅而受宰

記曰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尚書大傳曰成王
時越裳氏重九譯而獻白雉銑曰軌躅行跡

也言萬物貢獻行跡相尋不絕也周官鞮鞻氏
掌四夷之樂也譯傳四夷之語而宣之一尉候

者也言四夷獻樂譯言歲時不曠也
一尉候

於西東合車書於南北暢轂埋麟麟之轍綫

而旌卷悠悠之旆善曰楊雄解朝曰東南一尉
惟旌卷悠悠之旆西北一候禮記曰書同文車

同軌毛詩曰文茵暢轂范曄後漢書曰張綱埋
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毛詩曰有車麟麟禮記曰

武車綬旌魏都賦曰虹旌鑼麾以就卷毛詩曰
悠悠旃旌良曰暢長也長轂兵車也麟麟衆

車聲也綬車上垂繩也旌旗也悠
悠旌旗垂兒埋卷言皆不用也
四方無拂勿

五戎不距偃革辭軒銷金罷刃

善曰周書曰四方無拂奄有天

下又曰五戎不距加用師旅漢書張良曰昔武

王伐殷紂事已畢偃革為軒陳琳應機曰治刃

銷鋒偃武行德也偃息革田也辭軒去兵車也

種不距捍王命也皆銷毀

金刃兵器也皆銷毀

罷去之示不用兵也

天瑞降地符升

善曰詩緯

同天瑞降地符升

瑞謂甘露也地符謂慶雲也

澤馬來

善曰孝

契曰德至山陵則澤出神

器車出

善曰禮記曰

馬向曰澤馬瑞馬也

紫脫華朱英秀

善曰禮斗威儀曰人

瑞車也

平而遠方神獻其朱英紫脫宋均注曰紫脫北

方之物上值紫宮凡言常生者不死也死則主

當之尚書大傳曰德先地序則朱草生瑞應圖

也 佞枝植

善同濟注 濟曰黃帝有屈軼草出

佞枝植

於階若佞人入朝則屈而指之故曰

生也

歷草滋

善曰田休子曰堯為天子賞茨

階有十五葉從月一日日生一葉至十五日日

落一葉若月小則餘一葉見此

雲潤星暉風揚

以知日歷故云歷草也滋茂也

月至

善曰京房易飛候曰青雲潤澤蔽日在西

北為舉賢良禮斗威儀曰君乘土其政平

則鎮星黃而多暉禮合文嘉曰朋友有舊內外

有差則箕為之直月至風揚宋均曰月至月行

以度至也 良曰暉明也風揚謂

龍載文

善曰禮斗威儀曰其君乘水而王江海

物也文青黃白赤黑也具

方握河沈璧封山紀

有此色見於水故曰被

有此文青黃白赤黑也具

有此色見於水故曰被

有此色見於水故曰被

石五臣本邁三五而不追踐八九之遙迹善曰

世紀曰堯與羣臣沉璧於河乃為握河記今尚書候是也孝經鉤命決曰封于太山考續燔柴

禪于梁父刻石紀號禮記逸禮曰三皇禪云云五帝禪亭亭史記楚子西曰孔子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八九謂七十二君曹植魏德論

曰越八九於往素踵黃帝之靈矩齊同善注

功既成矣世既貞矣信可以優游暇豫作樂崇

德者歟善曰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老子曰王

成矣股肱貞矣尚書大傳曰周公作樂優游三年孫子兵法曰人効死而上能用之雖優游暇

譽令猶行也譽猶豫古字于時青鳥司開條風通周易曰先王作樂崇德

發歲時善曰左氏傳郊子曰

通卦驗曰立春條風至楚辭曰獻歲發春汨吾

上巳於秦汧兩水之上執蘭招魂祓除不祥也

也司開謂主生也言春氣主生萬物也條風春風也粵上斯已謂於此上也惟詞也

律克和樹草自樂善曰周禮曰太師掌六律六

陰律也尚書曰八音克諧孔安國曰諧和也漢書文帝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

自樂向曰太史掌六同之律禊飲之日在茲

風舞之情咸蕩去肅表平時訓行慶動於天矚

善曰禮傳曰禊者繁也仲春之時於水上粲繁也論語曰風乎舞雩詠而歸蔡邕月令章句曰

秋冬肅急之後故布生德和政令去肅急禮記曰孟春之月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

銑曰

禊絜也言祓不祥以獲清絜也風舞謂歌詠先王之遺也咸皆也蕩動也肅威也表法也言天子春行仁惠之令助時養物故懸其威嚴之法也行時訓謂先王之教也行慶於人動於天子

之春也載懷平圃乃睠芳林芳林園者福地奧區之湊丹陵若水之舊善曰山海經曰槐江之山實惟帝之平圃南望崑崙

十洲記曰芳林園在青溪菰首橋東齊高帝舊宅齊有天子為舊宮宮東築山鑿池號曰芳林園遁甲開山圖曰驪山之西原有阜名風涼雍州之福地西京賦曰寔惟地之奧區神臯帝王世紀曰堯生於丹陵良曰載則也平圃芳林園名濟曰丹陵地名堯所生處也若水水名

帝顓頊所生處也昔非江東之地此美而比之也善曰呂氏春秋曰顓頊生於若水乃登為帝又曰舜陶於河濱

無尚於周原善曰呂氏春秋曰舜陶於河濱對於雷澤登為天子賢士歸之萬人譽之陳陳

殷殷無不戴悅高誘曰殷盛也呂氏春秋曰舜為天子輒輒啟啟莫不戴悅高誘曰啟啟動而喜兒也殷殷或為啟啟故兩引之輒知葉切啟

仕勤切帝王世紀曰瞽叟之妻曰握登生舜于姚墟故姓姚氏堯求賢而四嶽薦舜堯乃命于順澤之陽毛詒曰周原膺膺莖茶如飴良曰殷殷盛兒姚澤舜生地膺膺美也均者言所游地盛同於姚澤也尚者言

此處之美加於周原也狹豐邑之未宏陋譙居之猶福善曰漢高祖豐人魏太祖

也善曰武帝故里也求中和而經處揆景緯以裁基飛觀神行虛擔善曰毛詩曰雲構善曰毛詩曰定之方中作

為楚宮揆之以日作為楚室東京賦曰飛閣神行莫我能形劉公幹詩曰大夏雲構向日言

於園中作宮也將造作必求中和也經處猶造
作也周禮以土圭之法正日影日至影尺有五
寸謂之地中陰陽之所和故曰中和也揆度也
景日緯星也言度日星以正東西南北之位飛
觀高臺也神行言高若鬼神所作
也行猶作也雲構言高與雲齊也

樓間起負朝陽而抗殿跨靈沼而浮榮善曰蜀

百室離房李尤平樂館銘曰層樓通閣禁闈洞
房爾雅曰山東曰朝陽西京賦曰疏龍首以抗

殿狀巍峩以業岌毛詩曰王在靈沼鄭玄禮記
注曰榮屋翼也

銑曰離房側室也層高也
向日負向也抗立也跨道也榮屋

鏡文虹於綺善曰傳玄陽春賦曰丹霞播

房閨內有綺闌外陳張衡七辨曰迴瞻拂其寮
蘭泉注其交列植魚龍風曰金陸玉砌玄栢震

阿翰曰鏡御也文虹謂飾虹蜺之文於窻也
綺疏窻也

玉砌也王若美
言之也砌階也

幽幽叢薄秩秩斯于曲拂還迴潺

湲復善曰楚辭曰叢薄深林人上標毛詩曰
秩秩斯于幽幽南山淮南子曰曲拂還迴

迴以像偶語高誘曰拂戾遭迴水流也楚辭曰
迴谷徑復流潺湲

良曰幽幽深泉草木叢生
曲拂還迴謂水
出折流也潺湲石中水流兒徑復謂出入山谷

新萍泛沚華桐發岫雜天采于桑蕙亂

嚶聲於絲五臣本
羽善曰禮記月令曰季春之
羽月桐始華萍始生爾雅曰

小洲曰沚山有穴為岫毛詩曰桃之夭夭灼灼
其華又曰手如柔荑又曰鳥鳴嚶嚶又曰絲蠻
黃鳥薛君注曰絲蠻文兒
謂季春之月萍始生桐始華
向曰沚池岫山也
銑曰天采桃花

也柔荑初生木葉也錦文也禁軒承幸清宮俟宴善曰如淳漢書注曰

省中本為禁中然乘輿之物通呼曰禁漢書曰太僕先清宮濟曰禁軒天子車也天子所御

日幸清宮天子紵帷宿置帝幕宵懸善曰南

所游宮俟待也朱帷連綱鄭司農周禮注曰在旁曰帷在上曰

幕鄭玄曰帝在幕若幄中坐上承塵也皆以繒為之翰曰緹丹黃色也天子帳惟用之也帝

平帳也幕帳裙也宿置宵懸皆謂夜預設之至明既而滅宿澄霞登光辨色善曰宿列宿也張

須消啓明掃朝霞登天光於扶桑禮記曰明辨色始入向日滅宿澄霞謂天曉而無雲也登

光辨色謂日光初戒善作道執及展軫效駕

上始辨曉色也善曰溥于旒斗酒說曰明鐘擊

善曰溥于旒斗酒說曰明鐘擊

警節明鐘暢音善曰溥于旒斗酒說曰明鐘擊

徐行以警動其節知君之行也天子七萃連鏢

出則撞左鐘明謂初曉時也暢通也九旂

九旂由齊軌善曰周穆王傳曰天子賜七萃之

夫張景陽七命曰駟馬連鑣穎曰甘泉鹵簿

天子出道車五乘旂車九乘蔡邕釋誨曰羣車

方奔于險路安能與之齊軌濟曰七萃壯勇

士也鑣馬御也九旂謂從天子之車九乘名曰建旗拂蜺揚葭振木

九旂車軌善曰東京賦曰

車跡也龍輅充庭雲旗

拂霓列子曰秦青撫節悲歌聲振林木翰曰

建立也拂蜺謂旗高也葭籥管屬言其聲衆振動也

魚甲煙聚員胄星羅

重英曲璠

五臣本

作離

側之飾絕景追善本風之騎善曰孫卿子曰楚

堅如金石毛詩曰公徒三萬貝胄朱綬又曰二

名絕景為矢所中呂氏春秋曰故須青龍之匹

遺風之乘向曰魚甲以鮫皮為甲貝胄以見

珠為胄也胄與鏊也煙聚星離言多也銑曰

重英綵畫之矛也曲瑤車蓋玉也絕景追風之

騎良也昭灼甄部駟駿函列虎視龍超雷駭電逝

馬也善曰孫子兵法曰長陳為甄魏都賦曰驥馬填

既而龍驤潘岳閒居賦曰礮石雷駭嵇康贈秀才

詩曰風馳雷逝良曰昭灼光明也甄部長陣

駟駿良馬也函行列也齊曰虎視轟轟隱

龍超雷駭雷雷並言奔走疾速之甚也轟轟隱

隱紛紛軫軫堯難得而稱計善曰說文曰轟轟

曰隱隱軫軫被陵緣坂莫莫紛紛山谷為之風

騖左思吳都賦曰羌難得而翻縷翰曰轟轟

隱隱聲也紛紛軫軫爾乃迴輿駐竿岳鎮淵渟音

軫多也羌歎辭也善曰東觀漢記曰天子行有畢罕石崇楚妃歎

曰矯矯莊王淵渟嶽峙向曰輿天子車也竿

獵車名孫子兵法云其昏容有穆賓儀式序

授几肆筵因流波而成次蕙肴芳醴任激水而

推移善曰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

也毛詩曰天子穆穆又曰序賓以賢又曰式序

在位又曰或肆之筵或授之几古逸詩曰羽觴

隨流波楚辭曰蕙肴蒸兮蘭藉子虛賦曰涌泉

清池激水推移銑曰醉潤澤之兒也穆和也

式用也言賓客之儀用有次序也良曰几玉

几天子所憑也肆陳也因循也言循環流波坐

而成次肴酒皆用激水而循行也蕙芳皆葆保
言香也肴肉也任用也推移猶循行也

佾陳階金匏在席戚奏翹舞籥動邠詩善曰張晏

漢書注曰以羣羽為葆也佾舞行列也毛詩曰

我姑酌彼金罍禮記曰器用陶匏司馬彪續漢

書曰執手戚舞雲翹周禮曰籥章掌土鼓籥籥

又曰仲春擊土鼓歌籥詩以迎暑也向曰葆

所以障舞人也佾舞名金匏皆樂器也戚斧也

舞者所執也翹舞名也籥樂器也邠詩所以迎

暑節也謂將召鳴鳥于弁菴州追伶倫於嶰谷

至于夏也

發參差於王子傳妙靡於帝江善曰山海經曰

之鳥名曰鳴帝爰有一日樂歌舞之風漢書黃

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嶰谷斷

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孟康曰解脫也

谷竹滿也取竹之脫無滿節者楚辭曰望夫君

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列仙傳曰王子喬好吹

笙作鳳鳴山海經曰天山有神鳥其狀如黃雲

其文卅六足四翼渾沌無面目是識歌舞寔惟

帝江翰曰兪州之山有五色鳥名曰鳴鳥其

聲皆有曲度伶倫樂人也黃帝使伶倫取竹嶰

谷吹之以為黃鍾之音也參差笙曲名王子仙

人王子喬也天山有鳥狀赤如正五臣本歌有

冊是識歌舞至於妙靡名帝江正作清

闕缺羽觴無筭上陳景福之賜下獻南山之壽

善曰儀禮曰工告于樂正曰正歌備禮記曰有

司告以樂闕鄭玄曰闕終也楚辭瑤漿密勺實

羽觴奠禮曰舞筭之爵毛詩曰君子萬年介爾

景福又曰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向曰闕終

也鏡曰上天子也信凱讌之在藻知和樂於

景大也下謂羣臣也

食華桑榆之陰不居草露之滋方渥善曰毛詩

序曰鹿鳴

廢則和樂缺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桑榆日
所入也東觀漢記光武曰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毛詩曰湛湛露斯在彼豐草良曰凱歡也詩
云魚在在藻凱樂飲酒喻羣臣依明君如魚在
於水藻之中以樂也食苹鹿鳴之詩也宴羣臣
嘉賓之義也濟曰日在桑榆之間言景不留
也草露之滋方溼喻君恩已被
有詔曰今日嘉
會咸可賦詩善曰周易曰嘉會足以合禮凡四
十有五人其辭云爾

王文憲集序

任彥昇翰曰文憲者齊尚書令王儉也
者述集之所出

公諱儉字仲寶琅邪臨沂魚人也善曰蕭子顯

寶字仲其先向曰其先自秦至宋國史家謀待詳

焉善曰琅邪王氏錄曰其先出自周王子晉秦

以年露元有生也晉中興以來六世名德為善本無海

內冠冕善曰晉中興書曰王祥弟覽生導導生

之利天道運行善曰左氏傳君子曰仁人之言

所積故萬物成銑曰利者利萬物也天道運

行言行仁道者世祚長遠如天運之不絕也

故呂虔歸其佩刀郭璞誓以淮水善曰晉中興

刺史任城呂虔有刃工相之為三公可服此刃
虔謂別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為害卿有公
輔之量故以此相與及祥死之日以刀授弟覽
曰吾兒凡汝後必與之足稱此刀故以相與王
氏家譜曰初王道渡淮使郭璞筮之卦成若離
璞曰吉無不利淮水絕王氏滅良同善注若離
翦之止殺吉駿之誠感蓋有助焉善曰史記曰
人也事秦始皇使翦將兵而攻趙闕與破之後
遂拔趙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
王漢書曰王吉字子陽琅邪人也為諫議大夫
子駿亦為諫議大夫超遷御史大夫吉居長安
其東家有棗樹世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
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固
請吉令還婦子駿元帝時為御史大夫妻死不
復娶漢書張賀贊曰賀之陰德亦有助云向
曰離王離也翦王翦也並為秦將行殺伐故云
止殺書云以殺止殺終無犯者漢輔王吉為諫

議大夫吉子駿亦為諫議大
火俱著誠信蓋仁道所助之

公之生也誕善本無

世體三才之茂典善本無

踐得二之庶善本無

幾善曰周易曰有天道焉有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

幾兩之又子曰知幾其神乎顏氏之子其殆庶

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而未嘗復行韓康伯

曰在理則昧造形則悟顏子之分也失之於幾

故有不善得之於二不遠而復故知之未嘗復

行也翰曰誕大也千年一生聖人五百年一

生賢人其中聖賢未生有命世之

才也三才天地人道也茂美也

信乃昴宿垂善曰漢書曰

若德精降祉有一于此蔚為帝師善曰漢書曰

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出一篇書曰讀是則為

王者師銑曰漢相蕭何昴星之精垂芒謂發
秀也精星也陳仲弓請穎川荀季父子德星為
之聚此皆賢人之星也言得此一精則蔚然而

起為帝王之師也 況乃淵角殊祥山庭異表望衢罕窺

其術觀海莫際其瀾 善曰論語撰考識曰顏回有角額似月形淵水也月

是水精故名淵摘輔像曰子貢山庭斗繞口謂

面有三庭言山在中鼻高有異相也故子貢至

孝顏回至仁孟子曰觀海有術必觀其瀾趙岐

曰瀾水中大波也 良曰淵角山庭賢人之相

也祥善也表出也衢術皆道也言人雖欲望其

道其道幽遠常不能見者如觀海水莫能至波

也際至也 宏覽載籍博游才義 濟曰宏大也載

也 若乃金版玉匱之書海上名山之旨 善曰七

公金版玉匱雖近世之文然多善者抱朴子曰

鄭君有玉匱記金版經范曄後漢書曰荀爽遭

黨錮隱於海上又遁漢濱以著述為事題為新

書凡百餘篇司馬遷書曰僕誠著此書藏諸名山

山 翰曰金版玉匱書名也荀爽隱海上著

書百篇名山即司馬遷所述史記也旨美也 沈

鬱澹雅之思離堅合異之談 善曰揚雄為方言

于雲澹雅之才沈鬱之志不能成此書莊子公

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明仁義

之行合同異離堅白呂氏春秋曰相劍者曰白

所以為堅也黃所以細也黃白雜則堅且細良

劍也難者曰黃白雜則不堅且不細又柔則鏗

堅則折劍折且鏗焉得為利劍也 向曰離堅

文選

三

文選

三

非虛明之絕境不可窮者其唯神用者乎 善曰

版玉匱之書無不制在情衷為心之極斯故通

人君子或能兼而包之故非王公之絕境也然

也 莫不摠制清衷遞為心極斯固通人之所包

也 白者使不白合其異者使同離其同者使其異

也 合異之談言能辨辭也離其堅者使不堅辨其

也 堅則折劍折且鏗焉得為利劍也 向曰離堅

其不可窮而盡者其唯有神用乎言難測也衷
中心也虛明亦心也銑曰總聚衷思也言諸
道術莫不聚其制度運於清思遞互為用於心
中也極中也良曰虛明心也絕遠也言此道
術固乃通人君子所能兼包固非其致心絕遠
之境也然其不可窮究者其唯神明之用者乎
非此所然檢鏡所歸人倫異以善作表雲屋天構
能論之

匠者何工善無自函善作洛不守憲章中輟善

劉琨勸進表曰仍承西朝不守禮記曰仲尼憲
章文武濟曰函函閔謂長安也洛洛陽也言
自西晉喪亂不守二京之都賀生達禮之宗蔡
而憲章經籍皆中道而懷也

公儒林之亞闕典未補大備茲日善曰晉中興

彦先博覽羣書尤明二禮為江東儒宗徵拜博
士又用諸葛恢字道明時穎川荀顛字道明陳

留蔡謨字道明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時人
為之歌曰京都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
劇秦美新曰帝典闕而不補翰曰晉朝賀循
明三禮為江東儒宗又有蔡謨亦儒林之次也
言賀蔡儒尚有闕典未補者至若齒危髮秀之
而公乃能備脩於此日也

老舍經味道之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危高也

眉也東觀漢記杜詩謂功曹郭州曰今功曹稽
古舍經可謂至德相譚荅楊雄書曰子雲勤味
道腹向曰齒危謂老者齒將落也莫不比焉
髮秀謂髮白也生者人有德之稱

人宗自同資敬善曰漢書曰于定國為廷尉丞

禮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銑曰言
上老生之徒莫不比面申弟子之禮也人宗謂
為人所尊也自同資敬謂性託夷遠少屏塵雜
師事之如君父之敬也

自非可以弘獎風流增益標勝未嘗留心也善

無也字 善曰習鑿齒晉陽春秋曰王夷甫樂

廣俱以宅心事外名重於時故天下之言風流

者稱王樂馬 良曰夷易也弘大也標高也言

公性託簡易志在高遠少小屏奔塵雜之事自

非大勸風俗增益高勝之道者期歲而孤叔父

未嘗留心言志在大不在小也

司空簡穆公早所器異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王

僧虔兄僧綽之子檢又

曰世祖即位遷僧虔為侍中薨贈司空侍中如

故謚簡穆公 齊曰期歲一歲也言公一歲喪

父故云孤也早所器異年始志學家門禮訓皆

者叔父早以公為賢也

折衷丁仲於公 善曰論語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

翰曰志學年十五時也折衷者孝友之性豈伊

言皆改公所為以合制度也

橋梓夷雅之體無待韋弦善曰毛詩曰張仲孝

伯禽康叔朝於成王見乎周公三見而三答之

二子有駭色乃問於商子曰吾二子見於周公

三見而三答何也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名橋

南山之陰有木名梓二子何不往觀之見橋木

高而仰見梓木實而俯二子還告商子商子曰

橋者父道也梓者子道也言王公有孝友之性

自天而成豈惟見橋梓而知也夷平也體性也

韋皮繩喻緩也弦弓弦喻急也西門豹性急故

佩韋以自緩董安于性緩故佩弦以自急言王

公平雅之性無待此韋弦以成也蓋自天性得

也汝郁之幼挺淳至黃琬之早標聰察曾何足

尚善同銑注 銑曰後漢汝郁年五歲母病不

能飲食常抱持涕泣亦不肯飲食母憐之彊

為餐飯誑言之已愈郁察母顏色未愈復不食

宗親異之挺拔也淳至謂淳孝之甚至也又黃

璠七歲失父祖父瓊育之是時屬日食京師不見瓊以狀奏聞梁太后問所食多少瓊思其對未知所出璠在傍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瓊太驚即以其對太后也標立也言此二子厚孝聰察比之王公

則二子曾何足尚也年六歲襲封豫寧侯拜日家人以公尚幼弗之先告既襲珪組對揚王命

因便感咽若不自勝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儉數歲襲爵豫寧侯拜受茅土

流涕嗚咽江表傳曰潘濬見孫權涕泣交橫哀咽不能自勝良曰言王公六歲而襲父祖之業為侯珪諸侯所執也組綬所以

繫印者也感咽謂悲甚不能言也初宋明帝居蕃與公母武康公主素不協及即位有詔毀發

善作舊塋投棄棺柩公以死固請誓不遵奉表

啓酸切義感人神太宗聞而悲之遂無以奪也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宋明帝以儉嫡母武康公主同太初巫蠱事不可以為婦姑欲開冢離葬儉凶人自陳密以死請故事不行濟曰誓不遵奉毀塋弃棺之詔也翰曰太宗則明帝也無以奪謂依其所請也

初拜秘書郎遷太子舍人以選

尚公主拜駙馬都尉元徽初遷秘書丞善曰

齊春秋曰宋明帝太始中儉尚陽羨公主拜駙馬都尉為秘書郎太子舍人沈約宋書曰蒼梧

王改元曰元徽吳均齊春秋曰儉超遷秘書丞向曰尚配也元徽年號也初謂元年也

是宋公曾之中經刊弘度之四部依劉歆七略

更撰七志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儉又撰定元徽四部書目王隱晉書曰荀勗字公曾

領秘書監與中書令張華依劉向別錄整理錯亂又得汲冢竹書身自撰次以為中經臧榮緒晉書曰李充字弘度為著作郎于時典籍混亂刪除頗重以類相從分為四部甚有條貫秘閣以為永制五經為甲部史記為乙部諸子為丙部詩賦為丁部蕭子顯齊書曰秘書丞上表求校墳籍撰七志四十卷上表獻之漢書曰劉歆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七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有銑曰言其修書史也同善注言儉采削之依前漢劉歆九流七略之書又為蓋嘗賦詩云稷契七志之書采拾也刊削也

匡虞夏伊呂翼商周自是始有應務之迹生民

屬心矣良曰伊尹也呂太公也翼佐也言此四臣皆有至德以法君故有應合時務

有屬望之心時司徒表榮有高世之度脫落

塵俗五臣作風塵善曰沈約宋書曰表榮字景脩順帝即位遷中書監司徒侍中表喬

與褚五軍解交書曰雖欲虛詠濠肆脫落儀制其能得乎見公弱齡便望風

推服歎曰衣冠禮樂盡善無蓋善無在是矣齊春秋曰

儉精神秀徹體識聰異司徒表榮見之歎曰宰相之門也枯栢豫章雖小已有棟梁之氣矣

時榮位亞台司公年始弱冠年勢不侔公與之

抗禮善曰春秋漢合孳曰三公象五嶽在天法三能台與能同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

漢書婁敬曰今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以不侔矣又曰將軍衛青位既益尊然汲黯與抗禮

向日年謂老少勢謂貴賤也侔等抗平也因贈榮詩要以歲暮之期

申以止足之戒善本從言善曰韓詩曰蟋蟀在堂歲聿云暮薛君曰暮晚也

言君之年歲已晚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已不
始翰曰要約也歲暮之期謂約以歲寒之志
也止足之戒謂
戒其滿盈也
粲荅詩云善作
老夫亦何寄之

子照清襟也即謂儉也亦何猶無也照見襟心
也言老夫無所寄託賴
服闋拜司徒右長史
夫子見我而清心也
善

之美奏課為最
善曰漢書曰倪寬為司農都尉
大司農奏課聯最韋昭曰聯得
第一也良曰課
考也最第一也
還除給事黃門侍郎旬日遷

尚書吏部郎參選昔毛玠之清公
善本公清
李重
之識會無之者公也
善曰魏志曰毛玠字孝先
陳留人也少為縣吏以公

清稱魏國初建以玠為尚書僕射復典選舉傳
暢晉諸公讚曰王戎為選官時李重李毅二人
操異俱處要職戎以識會待之各得其所玠音

吏部郎識會謂識鑒也言公清
識鑒之理並於古人者儉也
俄遷侍中以愍
善作
始終之職固辭不拜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

兼侍中以父終此職固讓沈約宋書曰王僧綽
遷侍中二凶巫蠱事業上召僧綽具言之劬於

宮夜饗將士僧綽密以啓聞頃之劬亂檢太祖
中箱得僧綽所答饗士并廢諸王事乃收害焉
世祖贈散騎常侍金紫謚愍侯
向曰愍侯即
儉父言父始終經任此職固辭此官而不拜也

補太尉右長史時聖武定業肇基王命
善曰蕭
子顯齊
書曰進太祖太尉聖武謂齊高帝也二寶晉武
革命論曰高光爭伐定功業也尚書曰至于太

王肇基王迹銑曰聖武謂齊高祖也定業謂征伐定亂也肇始基立也言始將立王命之初

然未即寤寐風雲寔資人傑善曰毛詩曰寤寐帝位也思服毛萇曰服思

之也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漢書高祖曰夫運籌於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

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

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銑曰寤寐風雲謂朝夕思其相感應以成其大業者實

資人傑也倍萬人曰傑是以宸居膺列宿之表圖緯著王

佐之符俄遷左長史齊臺既善作建善曰若漢

五星李通之著赤伏典引曰高光二聖宸居其域恭儉則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班固漢

書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蕭子顯齊書曰述去也俄則國為齊公則良曰辰居天子

宮也膺當也列宿帝坐星也圖識也緯謂織也著明也王佐謂賢才可以佐輔天子者符應也

以公為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濟曰

以齊高帝為齊公為立百司臺署故云齊臺也宋末艱虞百王澆季禮

系舊宗樂傾恒執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漢承百

也澆季謂末世也浮薄紊亂軌跡也自朝章國紀典彛備物奏議

符策文辭表記素意所不蓄前古所未行皆取

定俄傾五臣神無滯用太祖受命以佐命之功

封南昌縣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向曰章章程紀

文選卷

卷

帝也受宋禪故云受命建元二年遷尚書左僕射領選如

故自營後郤烏分司盧欽兼掌譽望所歸允集

茲日善曰應劭漢官儀曰獻帝建始四年始置

為右僕射今以策劭為營郤誤也營役瓊切郤

烏合切虞豫晉書曰盧欽少好學為尚書僕射

領吏部欽清實選舉稱為廉平翰曰同善注

言自營郤盧欽二人以至於今其聲譽德望所

歸者信在於儉也允信也良曰言

知吏部選舉事如故謂前更部也

解吏部選舉事也詔加侍中又授太子詹事侍

中僕射如故固辭侍中以授散騎常侍餘如故

太祖崩遺詔以公為侍中尚書令鎮軍善本作

將軍永明元年進號衛將軍二年以本官領州

陽尹善曰本官謂侍中尚書令六輔殊風五方

異俗善曰漢書曰倪寬遷左內史表奏聞六輔

河南河內漢書曰京師五方雜錯向曰

六輔謂傍有六郡相近也五方者謂四方及帝

都公不謀聲訓而楚夏移情善曰陽雄與相譚

訓自結史記曰淮南沛陳浚南郡此西楚也穎

川南陽夏人之居也故至今謂之夏銑曰訓

教也言不作聲譽教示而下人感其道德故能

使解劍拜仇歸田息訟善同良注良曰後漢

讐操兵將殺世荆乃跪曰今願殺我以代世死

而前漢韓延壽為東郡太守有兄弟相與訟田延壽乃自悔責閉閣不出視事於是訟者自相責讓終不敢爭田也歸田謂不爭也

前郡尹温太真劉真

長或功銘鼎彝或德標素尚

善曰王隱晉書曰温嶠字太真太原人也為郡尹後平蘇峻之亂賊榮緒晉書曰劉恢字真長沛國人也為丹陽尹性重莊老禮記

而酌之祭器左氏傳武仲曰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以示子孫孔欣猛虎行曰

飢不食邪蒿菜倦不息無終里邪蒿堆素尚無終喪若始濟曰前郡尹謂前丹陽尹温嶠字

太真劉恢字真長也鼎彝皆器也有大功者銘之於上以示後世也

臭味風雲千載無爽

善曰素尚謂清素高尚也左氏傳季武子謂晉范宣子曰今譬於草木寡君之臭味也楚辭曰虎嘯而

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從言物類之相感也王逸曰虎陽物也谷風陽氣也言虎悲嘯而吟則谷

風至而應其類龍介蟲陰物也景雲亦陰也言神龍將舉升天則景雲覆而扶之輔其類也

翰曰臭香也言儉繼温劉之跡而為尹丹陽聞其餘德如有馨香慕其遺化如有滋味風虎雲

龍同氣相感雖千載亦無差爽也

親加弔祭表薦孤遺遠協神

善曰左氏傳史趙曰盛德必百世期用彰世祀向曰言儉親自弔祭温劉二

尸上表奏薦其孤遺子孫遠合於時簡穆公薨鬼神之間用明代祠祀之禮也

以撫養之恩特深恒慕表求解職有詔不許

善曰同銑注銑曰簡穆公儉叔父儉度也儉少失

父母所養故特深於常哀表求解職服斬衰有勅不許慕

謂哀慕也國學初興華夷慕義經師人表允茲

望實

善曰漢書平帝曰詔校書置經師一人任

師難遭何法盛晉中興書曰王安期為東海王

越記室參軍勅子毗曰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

師之良曰華夷謂華夏四夷慕國家道義

經典之師為人表法允茲其才望美實也

官善本作復以本官濟曰謂居官領國子祭酒

叔父之服今却居官故云復官

三年解丹陽尹領太子少傅餘悉如故挂服捐

駒前良取則卧轍棄子後子膏怨

善曰挂服不詳餘同翰

翰曰魏裴潛為交州刺史嘗作一胡牀及去留

挂於官第凡所用物必皆屏為服也王遜為上

洛太守家有私馬生駒備以付郡謂所產故也

捐棄也言前代賢良取之以為法則後漢侯霸

為淮陽太守帝使徵詣都百姓號哭遮使車卧

於轍中乞留霸君一年百姓乃戒其乳婦弃其

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也初成湯征自葛百

姓皆曰何後予人皆以此相怨怨湯不早來為

我除害也齊相也言儉解

皇太子不矜天姿俯

卅陽共百姓亦如此戀之

同人範師友之義穆若金蘭

善曰蜀志曰諸葛亮與杜微書曰朝

廷年十八天姿人敏愛德下士說苑曰燕昭王

問於郭隗曰寡人地狹人寡齊人削取八城宗

廟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郭隗曰帝者之臣其

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實友也王誠能與隗請為

天下之士開路周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

心之言其臭如蘭

向曰皇太子武帝太子也

名昭業言太子不矜夸天子之姿俯同常人之

法以尊訓學也穆美也余喻堅也蘭喻香也

又領本州大中正頃之解職

銑曰頃之四年以

言不久也

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餘悉如故

善同良注良

日本號謂衛將

軍謙光愈遠大典未申

善曰謂辭儀同三司也周易曰謙尊而光卑而

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濟六年又申前命

三司之命

翰曰前七年固辭選任帝所重違

命謂故官悉如故

善曰選任尚書令也謝承後漢書曰楊賜讓還

侯爵朝廷重違其志也

向曰固辭知吏部選

任之事也重違頻

詔加中書監猶參掌選事長

不許辭讓之請也

善曰固辭知吏部選

輿追專車之恨公曾甘鳳池之失

善曰晉和嶠

為中書令苟勗為監監令合同車而行嶠不禮

勗常以意氣加之每專車而坐獨也勗遷為

尚書令人皆賀之勗不悅謂人曰奪我鳳皇池

何所賀也長輿嶠字也公曾勗字也言昔者任

不得才故有專車而坐或不悅於遷奪今儉有

德故專車者慙而追恨怨奪者愧而甘失之也

夫奔競之塗有自來矣

善曰晉諸公讚曰傳

悉改宣法於是人人望品求者奔競

良

知之性協易失之情

善曰相子新論曰凡人性

者常為世俗所遺失焉

濟曰人性賢愚深必

使無訟事深弘誘

善曰論語子曰聽訟吾猶人

使前人無訟其事深

在善訪道也弘善也公提衡惟允一紀于茲

漢書曰衡平也所以平輕重也言選曹以材授

官以衡之平物故取以喻焉韓子曰貴賤不相

踰愚智提衡而立孫綽王蒙謀曰提衡左府舉

直閭邪何曰提執也允當也一紀十二年也

拔竒取異與微繼絕

善曰王隱晉書羊祐曰吾

不能取異於屠釣拔竒於

拔竒取異與微繼絕

版築豈不愧知人之難哉興微即興滅也論語

子曰興滅國繼絕世銑曰拔用奇異之才使

居其職諸侯公卿有祚望側階而容賢候景風

而式典善曰葬冊太子日出光見太子太子側

日慶足者國有大事則必赴而治之國無事則

退而容賢靈公悅而敬之王肅曰言其所以退

欲以容賢於朝也良曰側階下階也言其禮

賢欲容納之於朝也景風東風也淮南子玄景

也言欲法此事以為帝典也春秋三十有八

七年五月三日薨于建康官舍皇朝軫慟儲鉉

傷情善曰漢書陳廣曰太子國儲副君周易曰

日皇朝謂天子也軫痛也儲謂有識銜悲行路

太子也鉉鼎耳也謂三公也

掩泣豈直春者不相功善作女寢機而已哉善

說死雍門周說孟嘗君曰有識之士莫不為足

下寒心酸鼻論衡曰行路之人皆能論之史記

趙良謂商鞅曰五殺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

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劉緇聖賢本紀曰子產

治鄭二十年卒國人哭於巷婦人哭於機輸

日秦大夫百里奚卒國人哀之春者不相送杵

聲也鄭子產卒人思之功女為之輟機言儉之

悲也豈直如此而已哉蓋君臣所共痛傷也

故善本有痛深衣冠悲纏教義豈非功深砥礪

道邁舟航沒世遺愛古之益友善曰尚書高宗

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攬左氏傳曰子產卒仲

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班固漢書贊曰劉

向指明梓柱以推廢興豈非直諫多聞古之益

友與向曰以其脩衣冠之禮故衣冠之士痛

深也以其明教義之道故教義之子悲纏悲纏謂纏繞于心也邁越也砥礪石也所以磨利其器以喻利人舟航船也所以濟乎大川喻濟人也沒世遺愛言死後人思之也益友謂益於朋之道也

追贈太尉侍中中書監如故給節加羽葆也

鼓吹增斑劍為善無六十人謚曰文憲禮也

善曰漢官儀曰班劍者以虎皮飾之謚法曰忠信接禮曰文博聞多能曰憲

并葬之儀衛增於公在物斯厚居身以約善曰常儀為六十人也

秋曰儉不好聲色未嘗游宴衣素服玩好絕於用自周而已良曰利物不利已也

耳目布素表於造次善曰周禮曰凡式貢之餘弗役耳目則百度惟貞論語子曰造次必於是

濟曰布素貧素人也表出也造次急遽也言有貧素之人必出財

以賑其急遠也室無姬姜門多長者善曰左氏傳君子曰詩曰雖有姬姜無弃憔悴漢書曰陳平少時家貧然門外多長者車轍

謂不好色也門多長者重賢良也姬姜美女也立言必雅未嘗顯其所

長資別傳曰朝臣會議資奏是非擇善者推而成之終不顯已之德

持論從容未嘗言人所短善曰風俗通曰太尉范滂辨於持論謝承後漢書曰夏勤從容論議吳志曰是儀時時有所進未嘗言人之短

濟曰持論謂弘長風流許與論政事得失也從容柔和兒也

氣類善曰檀道鸞晉陽春秋曰謝安為相溫司

秋曰王夷甫樂廣俱以宅心事外名重於時故

天下之言風流者稱王樂焉謝承後漢書曰桓

灑邴營氣類經緯士人良曰弘大也風流謂

風化流於天下也許與謂招引也氣類謂同氣

相求方以類取也言招雖單門後進必加善誘

引道義之士與已同也善曰三輔決錄曰王豹出自單門論語曰夫子

善誘人濟曰單謂寒也言雖寒門後進必加

善誘之道使勗以丹青之價弘以青真之期善

脩行其業也鍾會集言程盛曰丹青之鳳青真之龍翰曰

勗勉也丹青天也青真雲也價表也明矣也言

勗勉學者使其道公銓品人論各盡其用善曰

業高遠如天雲也日稱謂之銓聲類曰銓所以稱

物也向日各隨才而權用也居厚者不矜其

多處薄者不怨其少善曰老子曰前識者道之

處厚不處薄銑窮涯而反盈量知歸善曰莊

子曰知分節也窮涯而反盈量知歸善曰莊

子曰君步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涯愈

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涯而反良曰

言其知止知行窮涯畔則反也知滿

如以器求物盈於器乃歸也量器也皇朝以治

定制禮功成作五臣本樂思我民譽緝熙帝圖

善曰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左氏傳

曰晉悼公即位六官之長皆民譽也毛詩曰惟

清緝熙文王之典孝經鈞命決曰丘乃授帝圖

撥秘文濟曰人譽謂謳謠美德也緝熙光明

也雖張曹爭論於漢朝荀摯競爽於晉世無

以仰模淵旨取則後昆善曰東觀漢記曰張酺

尉曹褒案漢舊儀制漢禮酺以為褒制禮非禎

祥之持運有似異端之術上疏曰褒不被刑誅

無以絕毀賈亂道之路咸榮緒晉書曰太尉荀

顛先受太祖勅述所禮太康初尚書僕射朱整

文選卷之

五十一

奏付尚書郎摯虞討論之虞表所宜增損條目
改正禮新昔異狀凡十五事左氏傳晏子曰二
惠競爽猶可之尚書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
裕後昆翰曰言雖此四人論競禮義亦不可
以仰模儉之深意而欲取每荒服請罪遠夷
法則於後世爽差淵深也

義宣威授指是寄宏略向曰荒服遠國也宣國

寔實宏理積則神無忤往事感則悅情斯來日

義理積於心所為必決則神思無忤往也前無

是已之心事隔於容諂罕愛憎之情理絕於毀

譽良曰隔絕也容諂謂諂媚之容也人無造理

常若可干臨事每不可奪齊曰造至也于犯也

多寬和故若可犯言而臨約已不以廉物弘量

不以容非善曰魏文帝典論曰君子謹乎約已

雅之弘量謝承後漢書郎顛章曰陛下寬下容

非翰曰不以廉謂廣施於物也弘大也不以

容非謂不容攻乎異端歸之正義善曰論語曰

人為非也向曰異端謂非常之事公生自華宗

善也已為人害者故攻而伐之使歸正義

世務簡隔善曰魏志曹植上疏曰華宗貴族必

務銑曰言生於富貴之宗而至於軍國遠圖

刑政大典既道在廊廟則理擅民宗良曰理擅

理之事獨為人若乃明練庶務鑒達治體懸然

所尊重擅獨也

文選卷六

天得不謀成心

善曰潘尼潘岳碣曰君深遠治體垂化三宰

遠然得之於天不謀議於人已暗成於心也

求之載籍翰牘所未紀

訊之遺老耳目所不接

翰曰載籍前代史也翰筆也牘版所以書記事

也紀記訊問也言儉之道德古今希有也

至若文案自環主者百數

皆深文為吏積習成奸

善曰漢書曰張湯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應劭

風俗通曰積習而成不敢獨否而自環繞其坐也主者百數謂訟久不定主司

易百數人者此事皆

精習以成類偽矣

畜筆削之刑懷輕重之意

善曰漢書曰今有司請定法刑即削筆即筆服虔曰言隨君意也又曰嚴延年為涿郡太守掾趙繡按高氏即為兩劾欲先白其輕者觀延年

意焉怒乃其出重劾也

易其文不定也輕重之意謂妄有加減之狀

公乘理照物動必研幾

善曰晉中興書謝安石上疏曰王公超登清任當虛心乘理周易曰夫易所以極深研幾

曰研幾謂研窮其幾微之理

當時嗟服若有神道

善曰周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翰曰言既研幾而為斷決則當時之人嗟歎而服之若有神道也

豈非希世之雋民瑚璉之宏器

善曰謝子微高才遠見許劭年十八時有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日瑚璉黍稷器也宏大也

昉行無異操才無

異能得奉名節迄將一紀

善曰魏志董昭謂太祖曰明公樂保名節

而無大責謂昉與儉交游也迄盡也十二年曰一紀也

一言之譽東陵侔於西山一面善作之榮鄭璞

踰於周寶善曰路粹為曹公與孔融書曰邀一

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彼所殉

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強貨財也則俗謂

之小人其所殉一也司馬彪曰東陵名今屬

齊南也法言曰夷齊無仲尼則西山餓夫列子

曰吾師老商氏三年之後始得夫子一躬而已

戰國策應侯曰鄭人謂玉之未理者為璞周人

謂鼠之未腊者為璞周人懷璞過鄭問賈曰欲

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其璞示之乃鼠也因謝

而不取高誘曰理治也鼠未燂腊者號之為璞

尚書曰弘壁琬琰在西序孔安國曰皆歷代傳

寶良曰昉自謙不才監見推譽為美同善注

言虛切以顧盼則榮過於才亦猶鄭璞過於周

寶士感知已懷此何極善曰曹植祭橋玄文曰

也

出入禮闈朝夕傳館善曰十州記曰崇禮闈即

門即尚書下舍門然尚書省一門名禮

故曰禮闈也銑曰禮闈尚書省也瞻棟宇

而興慕撫身名而悼恩善曰孫卿子孔子謂哀

俛見几筵君以此思哀公自幼及長述作不倦

則哀將焉而不至矣善曰仲長子昌言曰子長班固述

作之士翰曰述作文史詩賦也固以理窮言

行事該軍國豈直彫章縟采而已哉善曰說文

彩色也濟曰該及也所有述作言行軍國大

事豈直為彫飾文章以為縟采乎縟采雜色也

若乃統體必善綴賞無地善曰王彪之賦曰於

向日統序也綴皆具追賞也無

地不擇地遇之則為勝也雖楚趙羣才漢魏

雖楚趙羣才漢魏

雖楚趙羣才漢魏

雖楚趙羣才漢魏

衆作曾何足云

善曰又有曾何足云一句善曰楚有屈原趙齊荀卿漢則司

馬揚雄魏則

昉嘗以筆札見知恩

五臣本無思字以薄

技效德

善曰陸機表諸吳王曰臣本以筆札見知淮南子曰齊伐楚市偷進謂楚將子

發曰臣有薄技願而行之

是用綴緝遺文永貽世範

善曰袁宏三國

名臣贊序曰風軌德音爲世

爲如干卷

善本如干卷上

有如一所撰古今集記今書七志爲一家之善本

無之言臬列于集集錄如左

六臣註文選卷四十六

